

遵 照 部 頒 課 程 標 準 編 輯

高 級 中 學

文

文

《文》

國

第 四 冊

主	編	者	葉	汪	葉	胡
校	閱	者	楚	懋	溯	懷
選	注	者	倉	祖	中	琛



(殷墟出土獸骨文)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 編選說明

- 一 本冊續第三冊，仍以文學源流爲中心。所選之文，自宋起，至最近止。
- 二 選擇標準及編輯註解各方法，均照第三冊。
- 三 本冊所選各篇以適於中學教學爲準。在文學系統中，自不免掛一漏萬。關於古今小說及現代文學作品，凡合於部頒課程標準之目標者，各校教師可隨時選定補充，或作爲參考之資料。
- 四 編選說明，已詳見於第三冊者，讀者可參看，茲不復贅。

MG  
G634.3

245

4

編  
選  
說  
明



3 2168 3186 1

目次

一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二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附錄】歐陽文忠公事迹 歐陽發 蘇軾等

三 赤壁之戰 司馬光

四 權書心術 蘇洵

五 放鶴亭記 蘇軾

六 答謝民師書 蘇軾

七 古今家誡序 蘇轍

八 禮論 王安石



一  
一〇  
一七  
二七  
三一  
三五  
三九  
四三

九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 四七

一〇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 五一

一一 蘇黃詩 選錄十首 …… 五六

一二 范陸詩 選錄二十二首 …… 六一

一三 陸游文 選錄二首 …… 六九

一四 文天祥詩 選錄六首 …… 七三

一五 蘇辛詞 選錄六首 …… 七八

一六 周姜詞 選錄四首 …… 八三

一七 漱玉詞斷腸詞 選錄四首 …… 八七

一八 元西域人詩 選錄八首 …… 九〇

一九 元人散曲 選錄四首 …… 九五

二〇	孔明借箭	羅貫中	……	九八
二一	瘞旅文	王守仁	……	一〇六
二二	歸有光文	選錄二篇	……	一一一
二三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	一一六
二四	宗子發文集序	魏禧	……	一二〇
二五	江天一傳	汪琬	……	一二四
二六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學	……	一三〇
二七	沈江	孔尚任	……	一四一
二八	宣左人哀辭	方苞	……	一四七
二九	文理	(節錄) 章學誠	……	一五一
三〇	古文辭類纂序	姚鼐	……	一五六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賈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

襄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①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②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③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④才翁及⑤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

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文忠集——

### 【作者】

歐陽修，字永叔，晚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生於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卒於熙寧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六十六歲。餘詳附錄歐陽文忠公事迹篇。

### 【題義】

此篇從學蘇、舜欽爲特立獨行之士。當時文章多病偶對，舜欽獨好爲古文歌詩，轉移有宋一代之風氣。惟其身世鬱抑，抱慷慨之志，而卒不能自見於世，雖有一二碩德大臣如韓琦、范仲淹等，推薦

之如恐不及，惜終爲嫉忌者所厄。及時代重光，陰翳盡去，而舜欽適死，又不能身被榮寵，此作者所以深致慨傷，而歸之於無可解釋之命也。

【註釋】

① 蘇子美 名舜欽，開封人。參知政事易簡之孫。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最擅古文辭。見宋史文苑傳。

② 太子太傅杜公 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杜公名衍，謚正獻。

③ 人情忽近貴遠 此卽尊古卑今之見。班固論揚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其書。」王充論衡亦云：「畫工好畫古人，不肯圖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詳見趙翼陔餘叢考卷四十一「文人相輕」條，可參。

④ 唐太宗之盛文章，不能革五代餘習 按唐太宗雅好文學，其詩如采芙蓉、秋日、數廬、信體、各篇，均沿梁陳綺麗之風。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當時惟魏徵、述懷，稍存古意，而他篇什罕傳。餘如長孫無忌之新曲，李義府之堂堂詞，謝偃之踏歌詞，並是宮體之遺。上官儀之後，繼以沈佺期、宋之問，其流益靡。五代指東晉、宋齊、梁陳也。

⑤ 韓李 謂韓愈、李退之及其徒李翱、習之也。韓李之於古文辭，論者以方宋之歐、曾、曾師、生、顯、篇一藝而名震百代者也。姚鼐纂古文

辭亦入習之作。

○元和

唐憲宗年號。

○酒食之過

馬小眉云：「宋史」

蘇舜欽會賓客於

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儼歌，王拱辰諷其僚劾之。兩人既竄，同座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拱辰之

黨不便，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

○天聖

宋仁宗年號。

○學

者務以言語聲情撻裂。

宋史蘇舜欽傳：「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

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撻，挑裂，碎也。猶言務爲細碎也。○才翁，名舜元。按宋史，舜元

字子翁，附舜欽傳。○穆參軍，名脩，字伯長，鄆州人。以古文稱。舜欽兄弟喜從之游。爲潁川文學

參軍。○溫溫，諄然可親貌。

參軍。○溫溫，諄然可親貌。

### 【習題】

一 試述宋代古文辭復興之概況。

二 闡文人貴耳賤目之陋習。

## 二 石曼卿墓表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眞宗推恩，二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

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鬻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甯軍，丁母憂。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所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藉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蠱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願也愈重，自願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者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 【作者】

見前條。

# 【題義】

歐陽修撰石曼卿墓表，歷敘曼卿之豪氣，偉略，不挾功，不恃理，而亦能文章。舊之論者，謂爲寫曼卿勃勃有生氣，爲歐文入神之筆。今按，實爲作者知曼卿之深，而其文又發於真情，至性，故能爾也。歐文之佳者，大抵如此。其他各篇，本教科書他冊已經選入者，可以參考。

又按墓表始於後漢。安帝元初五年，謁者景君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說詳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二「碑表」條。

# 【註釋】

- ①幽州 在今河北大興縣西南。
- ②幽州入於契丹 五代時，石敬瑭篡唐，以幽、燕十六州賂契丹，幽州其一也。
- ③契丹，東胡種，後改國號曰遼。
- ④宋州 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 ⑤世俗屑層 謂世俗瑣碎之事也。
- ⑥康定 宋仁宗年號。
- ⑦張文節公 名知白，字用晦。
- ⑧金鄉縣 今山

東金鄉縣。⑧通判乾寧軍。謂爲乾寧軍通判也。通判官名。宋於滄州置乾寧軍及乾寧縣。在今河北青縣。⑨永安縣。其母李氏所封邑也。在今河南鞏縣西南。⑩永靜軍。今河北東光縣。⑪海州。今江蘇東海縣。⑫莊獻明肅太后。眞宗母劉氏。⑬范諷。字楠之。官至龍圖閣學士。⑭德明。契丹主。⑮元昊。西夏主。⑯蔑若不足爲。蔑無也。視世事無不可爲。謂其似疎略也。⑰太清。縣名。北魏時置。有二。一在今山西，一在今安徽。此未知孰是。

### 【習題】

- 一 指出本篇中最有精彩之處。
- 二 試根據此篇，改寫一簡單之石曼卿小傳。
- 三 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一段，在全篇中是否爲無關緊要之語？

### 【附錄】

#### 歐陽文忠公事迹

##### 先公事迹 節錄

歐陽發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

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寐，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

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爲「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函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旣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授教誨。常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瀛州東園記、劍董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爲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爲之，卽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

先公旣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班固皆

不及也。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壞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爲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爲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寶。而未嘗爲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爲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爲人知者，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旣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雖揚謗，進不倦。至於有一長者，譎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撻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盧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卽召烈爲國子監直講。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禘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知已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劄，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爲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眞宰相。」呼先公字曰：「眞翰林學士，胡先生眞先生，包公眞中丞。」時人謂四眞。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四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勝出，士人紛紛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爲治，名震京師，而公爲治循理，不專風采。或謂

公曰：「前政威名震動郡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者，奈何？」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己所長，勉強其所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爲，不能則止。」既而郡下事無不治。

先公平生以直道見忌於羣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介意。初在陝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謗，降知潞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自號醉翁。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

先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奇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尙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又奉勅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與同時諸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 居士集序

錄 賦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

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商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商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

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尊。孟子蓋庶幾焉。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耆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諱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子，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言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士亂周。孔子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風俗一變。若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棗，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

### 三 赤壁之戰

司馬光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

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

「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是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

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今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

際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數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一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①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軍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

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使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

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於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先，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敗，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作者】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 涑水鄉人。故後人又稱之爲涑水先生。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與光議論不合，光出居於洛。高太后時，光入爲樞，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贈溫國公，故又稱爲司馬溫公。善資治通鑑，爲史部名基。生於天禧三年（公元一〇一九）卒於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六十八歲。

【題義】

本篇作者司馬光不僅爲文人，但其文在宋初亦不可多得。光嘗撰資治通鑑，爲史家要籍。史家之文，響以左史及前後漢書，三國志爲佳，自宋而下，則推司馬光之通鑑及歐陽修之新五代史矣。今選通鑑赤墜之戰一篇，以見一斑。

【註釋】

①劉表、劉表時爲荊州刺史。②荊州 今湖南、湖北及四川、貴州各一部份地。後漢時，荊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 武陵縣東北。劉表由漢壽徙治襄陽，即今湖北 襄陽縣。③二子不協。

二子，謂表之二子劉琦、劉琮也。表及其後妻偏愛劉琮，故其兄弟不睦。夏口，今之湖北夏口。

縣。⑤比至南郡，南郡於當時屬荊州。此謂操至南郡也。⑥肅徑迎之，謂肅不弔劉表二子。

直往迎劉備也。⑦當陽，今湖北當陽縣。⑧蒼梧，今廣西蒼梧縣。⑨孫討虜，謂孫權也。

漢建安五年，以孫權爲討虜將軍。⑩六郡，謂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也。⑪鄂縣，卽

武昌，今改爲鄂城縣。⑫樊口，在鄂城西北。⑬江陵，今湖北江陵縣。⑭柴桑，縣名，故城

在今江西九江縣西南。⑮豫州，謂劉備也。備爲豫州牧，故云。⑯收衆漢南，收衆爲收聚

人衆。漢南，謂漢水以南之地，與上文江東對稱。⑰中國，古代長江流域人稱黃河流域爲中國，

今沿舊稱，是指曹操所據地也。⑱猶豫，謂懷疑不決也。⑲困橫……困橫，楚漢時齊王、榮

之弟齊敗，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漢高帝招之，既出，復悔，因自殺。其徒五百人聞之，皆自殺。⑳江

夏，郡名。故城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㉑強弩之末……強弩語，原出戰國策。借射以喻兵也。

㉒蒙衝鬪艦，戰艦也。以牛皮蒙之，以禦敵，故曰蒙衝。㉓番陽，今江西鄱陽縣。㉔二袁

謂袁紹、袁術也。㉕公瑾，爲周瑜字。㉖子布元表，子布爲張昭字。元表爲秦松字。㉗子敬

爲魯肅字。㊶贊 助也，佐也。㊷程公 謂程普也。㊸孟德 曹操字也。㊹赤壁 在今湖北嘉魚縣江濱。㊺乃取蒙衝鬪艦…… 自「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至「北軍大敗」爲一長句。若於中間點斷，分成數句，則文氣不完。㊻華容 縣名。故城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

【習題】

- (一) 指出赤壁一戰中最主要之人物共有幾人。
- (二) 指出本篇最有精彩之處。
- (三) 寫赤壁一戰之前，曹操聲勢之盛，何以不從曹操方面寫？

#### 四 權書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

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

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鱗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⑤袒裼而按劍，則⑥鳥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 【作者】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與其二子賦、轍均以能文著稱，倣人稱爲三蘇。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公元一〇〇九），卒於治平三年（公元一〇六六），五十八歲。

### 【題義】

老蘇之文，出於戰國時策士。此爲其權書中之一篇，專論用兵爲將之道，蓋孫、吳之遺意也。至其理

論，雖在今日，亦有可採處。

【註釋】

①上義 「上」同「尙」。尙義，猶云重義也。②烽燧 古用兵者舉火爲號也。③圻墘 設土堡以探敵也。④鄧艾隄兵 …… ⑤三國末，魏將鄧艾，鍾會攻蜀，其時姜維守劍閣，不能進。艾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毡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而行。卒以滅蜀。⑥劉禪 卽蜀後主。⑦蜥蜴 爬蟲名。如壁虎。俗名四脚蛇。⑧祖褐 露臂也。⑨烏獲 古勇士名。

【習題】

- (一) 本篇中最主要之點何在？試爲指出。
- (二) 篇中引鄧艾事，其意是否在鄧艾？
- (三) 本篇中有設爲賓主問答之處，如欲將問答口氣改爲自敘口氣，當如何更改？試擬爲之。

## 五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登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且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係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

詩以比之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一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作者】

見第二課附錄歐陽文忠公事迹。

【題義】

東坡之文以說理暢達爲勝。此篇寓理於事，尤爲東坡文中之佳作。東坡喜讀莊子，此篇亦有一二似莊子處。

【註釋】

○熙寧 宋神宗年號。

○彭城 縣名。今江蘇銅山縣。

○張君 名天驥。雲龍山人，其別號也。

○莫 同「暮」。

○僚 音素。向也。

○鳴鶴二句 見易中孚。王弼注：「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焉。」

○鶴鳴二句 見詩小雅鶴鳴篇。毛傳：「皋，澤也。」鄭箋：「九，喻深遠也。鶴在澤中鳴，而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衛懿公好鶴…… 春秋時，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翟伐衛，欲發兵，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翟人於是入，殺衛公。

④周公作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周公作以戒康叔者，告以紂好酒亡國，故名酒誥。⑤衛武公作抑戒。春秋衛武公嘗作抑詩以儆。⑥劉伶阮籍……劉伶，晉詩人。阮籍，三國時人。皆放誕好酒。⑦元豐亦宋神宗年號。

【習題】

- (一) 問此文之篇法，是整齊？抑是散漫？
- (二) 問篇中寫景處，包括幾方面？
- (三) 指出歌中用韻之處。
- (四) 散文之末，附綴一歌，在其他篇中有此例否？試各以見聞所及，舉出一二篇，以比較之。

## 六 答謝民師書

蘇軾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

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離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所須法兩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紀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題義】

——東坡集——

此篇爲東坡評謝民師之文，卽不啻自評其文。其論文以暢達爲主，極力反對揚雄之貌爲深，而

中實淺薄可爲推理之文之正確標準爲今人所宜深知者也。

【註釋】

①齒摺紳 齒相引爲同類也。摺紳，謂士大夫也。「不敢復齒摺紳」謂不敢復自居於摺紳之列也。②無一日之雅 猶云未嘗有一日之聚會也。指相知而未見面之人而言。此謂與民師初本不相識也。③數賜見臨…… 「數賜見臨」謂民師之見訪也。傾蓋事出於孔子家語。孔子之鄉，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按蓋猶今之傘也。行道相遇，並車對語，兩蓋相切而下傾，故曰傾蓋。「傾蓋如故」謂傾蓋相語之餘，卽深交如舊友也。④係風捕景 係，同繫，景，同影，捕捉。繫風捕影，爲不可能之事，此借以喻作文者達意之難也。⑤揚雄…… 揚雄，字子雲，西漢末年人。爲文喜作艱深之語，其實亦無深意。東坡論文，以暢達爲主，故深惡揚雄之文。⑥雕蟲篆刻 此爲揚雄語，係指文章之技巧而言。謂蟲之食葉，如雕篆刻文，以比文章之工巧也。⑦太玄法言 皆揚雄所著書。雄著太玄摹擬周易，著法言摹擬論語。⑧屈原作離騷經…… 屈原作離騷。騷事，詳見本教科書第三冊屈原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爲史記評離騷語。⑨賈誼見孔子

……  
賈誼，漢初文人。今謂賈誼如遇孔子，亦能升孔子之堂。升堂，謂深入也。司馬相如亦漢初人，善爲賦。今謂賈誼實比相如爲高，不得以誼所作者爲賦，而卽謂與相如等也。⊙歐陽文忠公，卽歐陽修也。

### 【習題】

- (一) 問東坡所言「達意亦非易事」其言是否準確？
- (二) 問東坡評揚雄之言，是否平允？
- (三) 試作一短篇論文，闡明東坡「達意非易」之理。

## 七 古今家誠序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

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一涸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

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之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

④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

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 【作者】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蘇軾之弟。生於寶元二年（公元一〇三九）卒於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二一）七十四歲。

### 【題義】

蘇轍之文，在三蘇中不及老泉，東坡。但明清以來，久列於唐宋八家之中，亦當略一涉獵。今選古今家誠序一篇。其說「慈故能勇」之理，實本韓非子解老篇之說，義極精確，讀之使人悠然念父母之言不置。

### 【註釋】

○老子，即老聃。爲周守藏室史。今傳其所著書五千言，稱爲老子，或稱爲道德經。  
○慈故能勇，二句，見老子五十八章。韓非子解老篇云：「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禍而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故曰慈故能勇。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長修長費，而況於人乎。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

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故曰儉故能廣。」（有節文。）  
③ 諄諄  
教誨不倦貌。  
④ 惻惻 誠懇貌。  
⑤ 疆 讀上聲。勉強也。  
⑥ 洞酌 彼行潦……洞，遠也。潦，音老。行潦，路上流水也。饒饒，音分熾。蒸米熟，以水沃之，再蒸，謂之饒饒。豈弟同愷悌。全詩大意見本文。  
⑦ 太常少卿 官名。蘇太常寺，故曰太常少卿。

### 【習題】

- (一) 試以簡單之語，說明本篇命意之所在。
- (二) 試作一短篇論文，闡明「母性愛」及「家庭感化之能力」。

## 八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

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爲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無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

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濼川集——

### 【作者】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行新法，時人以其性頗固執，稱爲「拗相公」。生於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卒於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六十六歲。

### 【題義】

王安石文出於先秦時之法家。雖立論有時過刻，然言之有物，一洗文人浮泛之習。就文論文，其深刻處卽其佳處。今選禮論一篇，其立論與行文，均比荀子爲高。荀子原文，除本文，已言及其大意而外，讀者如能一參閱之，尤佳。

### 【註釋】

○荀卿 名況。戰國時人。所著書中有禮論篇，其說略謂「人性本惡，聖人制禮以範圍之，而使之善。是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同「人爲」之「爲」，謂其善由人所爲也。今安石駁荀卿之言，

謂其不知禮。⊙聖人化性而起僞。大意謂「以人爲之法度，改移人之本性。」⊙法度節奏謂禮之方式也。安石之意，謂「禮意爲天性所有，而禮之方式，則係人爲。」其說與荀卿不同。

⊙欲逸……言人本欲逸，爲尊者之故而勞。⊙欲得……言人本欲得，爲尊者之故而讓。

⊙擊蹠。擊，舉手也。蹠，長跪也。⊙此亦不思之過。此句言荀卿不思之過。下文申說其理由。

⊙狙猿之形……狙，猿屬。此段以狙猿比人，謂「狙猿不肯受禮之拘束，而人則肯受，可知禮意本爲人之天性所有。」

### 【習題】

- (一) 試簡單的說明王安石立論與荀卿不同之點。
- (二) 篇中以猿比人一段，其理由充足否？

## 九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

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屬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

會而輒不遇者，仍亦不可勝數。②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③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④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瓊，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⑤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臨川集——

### 【作者】

見前課。

### 【題義】

此篇以議論行敘事，爲墓誌之變體。文中微諷許平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不得遇，則蓋若特

立獨行之士，離世異俗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之爲得也。蓋用比較之筆，相形之下，則論旨自見矣。然氏謂許平之兄元，固趨勢之士，平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此解得之。

【註釋】

①泰州海陵縣。今江蘇泰縣。②元 字子春，慶曆中，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在江漕十三年，以

聚斂刻剝爲能，多聚珍奇，急於進取，以賂遺京師權貴，遷郎中。歷知揚越泰州卒。見宋史許元傳。

③寶元 宋仁宗年號。④方略 謂用兵之方法謀略也。故謂武功曰方略。⑤鄭文齋公 名

戰，字天休，蘇州吳縣人。⑥罵 文鑑作「勢」字。⑦無衆人之求有所待於後世 衆人之所

求者，勢利也。獨行之士有所待於後世者，不朽之名也。⑧辨足以移萬物以下四句 此設二喻，

以警營勢利者，而終無所獲，爲最足自悔也。⑨彼有所待而不悔 謂特立獨行之士，待後世之

名而不悔，目前之困辱者，能深知營求勢利之適貽自悔也。⑩嘉祐 宋仁宗年號。⑪已嫁

文鑑作「已嫁者」。

【習題】

- (一)士當以堅定志尙不逢迎勢物之會爲第一義。試闡明之！
- (二)「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試各求歷史上之人物以證實之！

# 一〇 戰國策目錄

會 羣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儻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

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戕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④有爲神農之言者，⑤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元豐類稿—

### 【作者】

曾鞏，字子固，宋南豐人。少與王安石爲友，安石初未甚知名，曾鞏引安石見歐陽修，名始振。鞏生於天禧三年（公元一〇一九），卒於元豐六年（公元一〇八三），六十五歲。

【題義】

曾鞏在宋代掌校國家藏書，其環境與漢之劉向相似，故其文亦多源出於劉向，在唐、宋八家中自成一格。而曾文中尤以序跋爲佳。今所選戰國策目錄序，卽一例也。讀之，兼可略知戰國策一書之性質及戰國策與後世文人思想之關係。

【註釋】

- ①劉向 劉向，字子政，西漢末年人。掌校國家藏書。戰國策三十三篇，亦其所校定也。 ②崇文總目 宋代國家藏書目錄也。王堯臣等編。其藏書處曰崇文院，故名崇文總目。 ③二子 謂孔孟也。 ④強 讀上聲。強迫也。 ⑤二帝三王 二帝謂堯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⑥蘇秦：蘇秦，張儀爲戰國時遊說之士。商鞅佐秦孝公變法，因以強秦。孫臏、吳起皆以兵法著稱。李斯，秦始皇時爲秦相。商鞅、李斯皆講功利，薄仁義，故能使秦併吞六國，然秦亦不旋踵而滅。 ⑦寤 卽今悟字。覺悟也。 ⑧有爲神農之言者 謂許行也。許行主張君臣並耕之說。後世稱爲農家。孟子書中有記許行之徒與孟子問答之言。 ⑨有爲墨子之言者 謂墨者夷之也。孟子書有記夷

之與孟子問答之言。◎高誘……高誘，東漢人。嘗注戰國策及淮南子。

【習題】

- (一)問曾鞏本人是否立於儒家立場，以評論戰國時講功利之各家？
- (二)本篇中之「道」字是何所指？

蘇黃詩

選錄十首

次韻洗長官

蘇軾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肥。

惠崇春江小景

蘇軾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

蘇軾

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汲江煎茶

蘇軾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鈞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甕。

餅。茶雨已翻煎處脚，①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②三盃坐數荒村長短更。

和陶淵明飲酒 二十二首之二

蘇軾

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入，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③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蠹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④傅兩翅，乃得⑤粘網悲。啾啾厭巢雀，沮澤疑可依。⑥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⑦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東坡集

跋子瞻和陶詩

黃庭堅

①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②惠州飯，細和淵明詩。③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和高仲本喜相見

黃庭堅

雨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荊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公心是後彫松。閒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似更慵。何日晴軒觀筆硯，一尊相屬要從容。

從張仲謀乞臘梅

黃庭堅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染成官樣黃。不擬折來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

次韻王稚川客舍

黃庭堅

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

——  
山谷集——

【作者】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宋分寧人。其詩在北宋與蘇軾齊名。稍後，陳師道、呂本中、潘大臨、謝逸等多人爲詩，皆師黃庭堅。呂本中作「宗派圖」，自陳師道、潘大臨以下二十五人，以爲其源皆出於山。

谷時號「江西派」。庭堅生於慶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卒於崇寧四年（公元一一〇五）六十一歲。

### 【題義】

兩宋詩人於北則首稱蘇黃，於南則首稱范陸。今選蘇黃詩爲一課，范陸詩爲一課。蘇東坡也。黃山谷也。蘇詩出於淵明太白，而復參禪理，故所作亦多爽快之語，而少蘊蓄之情。然遺詞命意，兩皆精警，亦非東坡不能辦。山谷詩出於杜甫，而變化之專，以瘦硬爲工，有力有骨，自成一派。南宋宗之者，皆不能及。今選蘇詩六首，黃詩四首。蘇詩第二首所謂「惠崇春江小景」，謂惠崇所畫春江小景也。惠崇，北宋時名僧。其他各首題目頗明白，茲不多言。

### 【註釋】

①震澤，爲太湖之別稱。②松江，發源於太湖，經上海，合黃浦入海。③江南，指長江以南地。④活水……此句東坡自註：「唐人云：茶須緩火煮，活火烹。」按，以「活火」對「緩火」稱，「活火」猶云「烈火」也。⑤深清，指江水。本形容詞也，此處用爲水之代詞。⑥松風

謂煎茶如松風聲也。⑤三盃。「盃」同「碗」。唐人盧仝，性喜茶，能飲七碗，今暗用其事。⑥

掩冉，亦作奄冉，又作掩苒。有漸及之義。柳宗元文：「掩苒衆草」。⑦傳兩翼，謂蟲化為蝶也。

⑧粘網，謂蝶觸蜘蛛之網也。⑨赴水生兩殼，古時傳說，雀入水化為蛤。⑩二蟲，謂化

蝶之蟲，及化蛤之雀。鳥類亦可稱為蟲。⑪子瞻謫嶺南，嶺南，今廣東也。在大庾嶺之南，故稱嶺

南。東坡嘗被謫居惠州，儋耳等處。⑫惠州，舊惠州府，屬廣東。今廢府，府治改為惠陽縣。⑬彭

澤，指陶淵明。淵明嘗為彭澤縣令，故以其所官之地稱其人。⑭官樣黃，為一種黃色之名稱。

⑮竹枝歌，即竹枝詞。為一種民歌之名稱，詳見本教科書第三册竹枝詞一課。

【習題】

(一)將任何兩首改寫為現代式之小詩。

(二)蘇黃兩家詩，是否有極顯著不同之點？試略言之。

一一 范陸詩 選錄二十二首

浙江小磯春日

范成大

客裏無人共一杯，故園桃李爲誰開！春潮不管天涯恨，更捲西興暮雨來。

橫塘

范成大

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

四時田園雜興 六十首之十

范成大

柳花深巷午雞聲，桑葉尖新綠未成；坐睡覺來無一事，滿窗晴日看蠶生。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臺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歸。

三句○「蠶忌」○閉門中，隣曲都無步往蹤；猶是曉晴風露下，采桑時節

相逢。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①荻芽抽筍，②河鮓上，棟子開花，③石  
首來。

五月④吳江麥秀寒，移秧披絮尙衣單。稻根⑤科斗行如塊，田水今年一尺  
寬。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秋來只怕雨垂垂，甲子無雲萬事宜。穫稻畢工隨曬穀，直須晴到入倉時。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⑥連枷響到明。  
撥雪挑來⑦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醲；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  
村巷冬年見俗情，鄰翁講禮⑧拜柴荆；長衫布縷如霜雪，云是家機自織成。

過村店有感

陸游

細篋絡丹柿，枯籬懸碧花。  
炊烟生旅竈，野水漱寒沙。  
棲鳥爭投樹，歸牛自識家。  
恍然游蜀路，搔首憶天涯。

幽居

陸游

雨霽雞棲早，風高雁陣斜。  
園丁刈霜稻，村女賣秋茶。  
缺井磨樵斧，枯桑繫釣槎。  
客來那用問，此是放翁家。

山村行經因施藥

陸游

閒行偶復到山村，父老遮留共一尊。  
曩日見公孫未，  
啐，如今已解放雞豚。  
逆旅人家近野橋，偶因秣蹇暫逍遙。  
村翁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問藥苗。

雪中忽起從戎之興戲作

陸游

狐裘臥載錦駝車，酒醒冰髭結亂珠。三尺馬鞭髮白玉，雪中畫字草軍書。

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陸游

僵臥孤村不自哀，尙思爲國戍輪臺。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排悶

陸游

彘肩。

四十從軍渭水邊，功名無命氣猶全。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

示友

陸游

道向虛中得，文從實處工。凌空一鷲上，赴海百川東。氣骨真當勉，規模不必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忽忽！

書事

陸游

詩。

關中父老望王師，想見壺漿滿路時。  
寂寞西溪衰草裏，斷碑猶有少陵

示兒

陸游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劍南詩稿

【作者】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南宋時吳縣人。曾出使金國。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生於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卒於紹熙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六十八歲。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南宋山陰人。范成大爲蜀帥時，游爲其參議官，居蜀中甚久。與范爲文字交，不拘禮節。晚歸山陰而卒。生於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卒於嘉定三年（公元一二一〇）八十六歲。

【題義】

南宋詩人首推范陸。范，范石湖，陸，陸放翁也。范並稱，然范則略遜於陸。今選范詩十二首，其田園雜興，寫實處亦多似放翁。放翁之詩有二特色：其一，即寫鄉村生活，不避俚俗，而重在真實；其二，即多憂時愛國，慷慨激昂之作。今於前者選四首，後者選六首，其最後示兒一首，爲放翁絕筆詩。至死猶不忘祖國，可見此老之熱情矣。

【註釋】

①西興 渡名。在浙江省錢塘江邊。 ②菘 菜名。菘心，菘菜之心也。芥，亦菜名。臺，今俗作臺。 ③裹鹽沽酒 謂鄉人入市賣菜，即以其錢買鹽，買酒而歸也。 ④蠶忌 謂養蠶之家所講禁忌之事也。禁生人入室，亦爲「蠶忌」之一。 ⑤閉門中 謂人被閉於室中，即不常出門之意。 ⑥荻芽 抽筍，荻芽，即蘆芽也。可食。筍，謂其如筍也。 ⑦河鮪 魚名。味美，有毒。或作「河豚」，或作「鰻鮪」。方言，俗語，字無定形。 ⑧石首 魚名。 ⑨吳江 今江蘇吳江縣。又，水名。即吳松江。此處解作縣名，水名均可通。 ⑩科斗 即蝌蚪。生田中有水處。即蛙之幼蟲也。 ⑪連枷 打稻器具。 ⑫踏地菘 爲菘菜之一種。蘇，滬間俗名塌科菜。冬日摘食，味甜美。 ⑬拜柴荆 柴荆，猶言柴門。拜柴

荆，謂扣門拜年也。⑤恍然遊蜀路 放翁曾遊蜀中，此謂回憶舊遊之地也。⑥共一尊 尊同樽。共一尊，猶云同飲一杯酒也。⑦醉 小兒過歲也。⑧秣 秣……秣，以草飼馬也。養，驢也。此謂騎驢入山村，因覓草飼驢，而人亦藉以休息也。⑨本草 書名。言藥用草本之性，相傳爲神農氏作，實爲漢人假託。今有本草綱目一書，頗佳，爲明李時珍作。⑩水毘結亂珠 謂口呵氣，卽結冰於鬢上，如細珠也。⑪輪臺 漢西域地名，漢時屯田於此。今新疆輪臺縣。⑫渭水 發源於今甘肅，經陝西境，入黃河。放翁遊蜀時，曾由蜀入陝境。⑬東吳市 指舊蘇州府屬地也。⑭拔長刀割彘肩 彘，豬也。彘肩，猶言豬肘。項羽賜樊噲以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於其上，拔劍切而食之。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係用此事。按：「拔長刀」原作「拔長劍」。史記原文亦作「劍」，然「劍」字無讀平聲者，此處亦無用仄音之例，故擬改爲「刀」字，以便初學誦讀。蓋「割」字在史記亦作「切」字，放翁亦不必盡依史記原文也。⑮關中父老……關中，今陝西省地。此十四字大意謂：今關中已爲金人所據，而其人民猶望中國能收復其地也。⑯寂寞……此十四字下放翁自註云：「華州西溪郡，老杜所謂鄰縣亭子者。」按：此十四字謂「其地荒草中猶有少陵

詩碑在。」此亦不忘故跡之意。

【練習】

- (一) 試將任何四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
- (二) 問范、陸詩有相同之點否？

陸游文 選錄二篇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於色辭。

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韉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日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

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韉」時也。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過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

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作者】

見前課。

【題義】

陸游之文，向不爲後人所稱道，蓋爲詩名所掩也。實則游之文在宋人中亦不下於小蘇、曾、王。雖派別不同，而資望正復相等。今所選兩篇，均爲激發忠義之作，尤爲其特色。游又嘗撰南唐書，亦頗有史才。其在南宋，不得不推爲一大作家。

【註釋】

①李文：謂李光。光於高宗時除參知政事，與秦檜不合，貶瓊州。孝宗時追謚忠簡。②秦氏……

秦氏，謂秦檜。瓊陽，秦之都城，今以咸陽稱秦檜，因不欲言其名，故以此代之也。③趙相過嶺

趙相謂趙鼎，被秦檜所惡，貶謫潮州。潮州，廣東省舊潮州府。嶺爲大庾嶺。廣東在嶺南，當時由中原

往廣東，必過大庾嶺，故云過嶺。④青纓布襪：襪，卽今「鞋」字。「襪」卽今「襪」字。

⑤兒女態：謂如女子之態，臨行依依不舍也。⑥海表：指李光謫居之地，卽瓊州。今廣東瓊縣。

其地在南海中，故云海表。表，外也。⑦湯岐公：名思退。紹興時知樞密院事，進尙書左僕射，故云

自樞密至左相。⑧紹興：宋高宗年號。⑨故例：猶云舊例，成例。⑩御史中丞汪澈：汪澈

字明遠。時爲御史。嘗劾左相湯思退。○清議猶云公論。非清議所及。猶云公論所不責也。

【習題】

- (一) 問跋李氏家書一篇其佳處何在？
- (二) 問書包明事一篇，有一種小部份，與現代思潮不合，試指出其所在。

一四 文天祥詩 選錄六首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 羈。壯心欲。○ 填海，苦膽爲。○ 憂天。役役慙。○ 金注，  
悠悠歎。○ 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南海

竭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颼風吹髮華。一山還一水，無國亦無  
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寄惠州弟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 雁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葬骨知無地，論心更  
有誰！親喪君自盡，○ 猶子是吾兒。

呈中齋

風雨<sup>①</sup>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爲鄰。<sup>②</sup>庾子江南夢，<sup>③</sup>蘇  
郎海上貧。悠悠看晚渡，誰是濟川人！

自歎

海潤南風慢，天昏<sup>④</sup>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歎無家。官飯身如寄，征衣鬢  
欲華。<sup>⑤</sup>越王臺上望，家國在天涯。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衷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sup>⑥</sup>許遠死何晚！<sup>⑦</sup>李陵  
生自羞！<sup>⑧</sup>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

【作者】

文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南宋廬陵人。舉進士第一。宋末起兵抗元，兵敗被執，囚於燕京，四年不屈，被害。生於端平三年（公元一二三六），被害於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四十七歲。

### 【題義】

宋人詩自黃山谷而下，皆學杜甫，然其意境乃愈趨而愈窄狹。文天祥之詩亦學杜甫，然與其他宋人之學杜者不同。是非詩之關係，乃人之關係。天祥當國破家亡之際，起義抗元，事敗而死，其人格固遠過於杜甫，然其所遭時代則有略相似者。而一以忠義爲歸，則爲二人所同。故天祥詩於杜爲近，而在蘇、黃、范、陸外能自成一家也。今所選各首，除第一首外，其他皆被元人所執北行時作。讀其詩，可想見其爲人。

### 【註釋】

① 鞦韆 音箋，馬鞍具也。② 瓊海 係用精衛填海事。相傳精衛爲海邊小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古稱炎帝女溺死所化。見述異記及博物志。後人言苦心孤詣，自忘力弱，常用此事。③ 憂天 係用杞人憂天事。原出列子。略謂有杞人常憂天欲墮。後人謂無益之憂慮，或過分之憂慮，常用。

此事。今謂憂國等於杞人憂天，含自諷之意。④金注 博場中用以賭勝負之物曰「注」。如傾其所有以決最後之勝負，謂「孤注一擲」是也。「金注」二字見莊子達生篇，謂博者以金爲注也。以金爲注，勝負所關甚巨。此處用以喻兩國決戰也。⑤瓦全 係用元景皓語。「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見北齊書，意爲丈夫寧可殉節而死，不可屈節以求活也。此處「歎瓦全」是對於求全者不勝慨歎之意。⑥雁行 行，音杭。行列也。雁飛行列整齊，雁行比兄弟也。⑦猶子是吾兒 猶子，姪也。天爵以其弟轅之子陞爲嗣，故云云。⑧羊腸道 謂路之曲而狹，如羊腸也。羊腸又爲阪名。戰國時趙之要塞，然查與此句無涉。⑨庾子…… 庾子，南北朝時庾信也。信本南人，出使北朝，留不得歸，然心不忘江南，嘗有小園賦以見志。故云「江南夢」。此天爵借庾信以自比也。⑩蘇郎…… 蘇郎，謂西漢時蘇武也。武出使匈奴，匈奴留之北海邊，牧羊，歷十九年，始以計脫歸。北海，卽今西比利亞之貝加爾湖。此亦天爵借蘇武以自比也。然庾信稱庾子，蘇武稱蘇郎，皆不經見。⑪北斗 星名。⑫越王臺 在今廣東越秀山，相傳爲漢時南越王趙佗所築。此詩作於廣東，故云。⑬許遠…… 許遠，唐將。玄宗時安祿山反，許遠與張巡同守睢陽，力盡被執，諸人

皆死，遠死最遲。當時頗有非議之者。此天祥自謂不可如許遠也。⑤李陵……李陵，漢將，與匈奴戰，兵少，力窮而降。後頗自悔。此天祥自謂不可如李陵也。⑥南來……南來，謂自南方而來也。冠不改，謂仍戴南方之冠而不改也。係用春秋時鍾儀事。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見左傳。按南冠不改，示不忘故之意。

### 【習題】

- (一) 將文天祥詩與黃庭堅詩比較，而尋出其異同之點。
- (二) 將文天祥詩與陸游詩比較，而尋出其異同之點。

一五 蘇辛詞 選錄六首

念奴嬌 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①三國周郎赤壁。②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③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④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⑤羽扇綸巾談笑間，⑥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蝶戀花

蘇軾

花褪殘紅青杏①。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鶯聲，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行香子

蘇軾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東坡集——

滿江紅

辛棄疾

家住江南，又過了清明寒食。花徑裏，一番風雨，一番狼藉。紅粉暗隨流水去，園林漸覺清陰密。算年年落盡刺桐花，寒無力。庭院靜，空相憶。無處說，閒愁極。怕流鶯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跡。漫教人羞去上層樓，平蕪碧。

滿江紅 山居即事

辛棄疾



【題義】

詞起於唐末五代，而盛於宋。今之言文學者，莫不以唐詩、宋詞爲各一時代之代表作也。今按，唐五代詞多風情小令，宋初晏殊、歐陽修等亦復如是。至蘇軾始一變其格，於是波瀾壯闊，意境迴殊。辛棄疾繼之，遂成一派。今合選蘇、辛詞爲一標。蘇詞第一首題尊見本詞，辛詞末首之題，所謂京口，卽今鎮江北固亭，爲三國時孫權遺迹。其他各首之題皆甚明白，茲不多言。

【註釋】

①三國周郎赤壁。三國時諸葛亮與周瑜合攻曹操於赤壁大敗之。參看本冊赤壁之戰一篇。句中周郎，謂周瑜也。按孫劉應兵之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北江濱，而黃岡縣城外亦有赤壁，東坡曾游其地，前後兩次作赤壁賦。賦中及此詞中，均言曹操戰事。或謂東坡用事有誤，實亦非誤，乃借用耳。論文學者，不當將其作地理書讀也。

②崩雲……「崩雲」汲古閣本作「穿空」「裂岸」汲古閣本作「拍岸」。今按，「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本爲諸葛亮黃陵廟記中語。東坡借用之也。

③汲古閣本差爲近是。④雪。「雪」字用在此處爲「浪」之代語。⑤不盡。周瑜字也。

小橋……「橋」亦作「橋」。小橋爲漢太尉橋玄之女，嫁與周瑜。⑥給巾……給音關。給

巾，青絲綬爲巾也。」羽扇綸巾談笑間，指諸葛亮，謂其態度從容也。㊟強虜……強虜，指曹操。灰飛煙滅，指操之水軍被燒燬也。㊟小 汲古閣本作「子」字。今按，小字在此處係壓韻，汲古閣本作「子」字，非是。㊟虛苦勞神 汲古閣本作「休苦勞神」，義較長。㊟隙中駒 用史記語：「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白駒，謂日影，言在壁隙中見日光之過，片刻即逝。謂光陰之迅速也。㊟石中火 古代多敲石取火。石中火，亦轉瞬即逝之意。㊟飽看修竹何妨肉 東坡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此處係承其意而反言之。㊟明珠 指泉。謂泉水飛濺如珠也。㊟雲連麥隴 謂麥黃如雲也。㊟雪堆蠶簇 謂蠶白如雪也。㊟年少萬兜鍪 兜鍪，首鎧。戰時戴之以禦兵刃。萬兜鍪，謂士卒之衆多也。年少萬兜鍪，謂年少而率領衆軍也。此指孫權而言。㊟曹劉 謂曹操、劉備也。㊟生子…… 仲謀爲孫權字。此句爲曹操稱孫權語。

【習題】

- (一) 試將任何一首之大意改寫爲新詩。
- (二) 試將任何一首之大意改寫爲小品文。

一六 周姜詞 選錄四首

蘇幕遮

周邦彥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櫂輕舟，夢入芙蓉浦。

浣溪紗

周邦彥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新篁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點絳脣

周邦彥

征騎初停，酒行莫放離歌舉。柳汀蓮浦，看盡江南路。苦恨斜陽冉冉催人

去。空回顧，淡煙橫素，不見揚鞭處。

揚州慢

姜夔

—清真詞—

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黃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① 淮左名都，② 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③ 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④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⑤ 豆蔻詞工，⑥ 青樓夢好，難賦深情。⑦ 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⑧ 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白石道人歌曲—

〔作者〕

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居士。宋錢塘人。精通音律。徽宗時立「大晟樂府」，命美成爲「大晟樂正」。

生於嘉祐二年（公元一〇五七）卒於宣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六十五歲。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南宋鄞陽人。寓居武康。夔亦通音律，能自製新腔。約生於紹興二十五年，（公元一一五五）卒於端平二年（公元一二三五）約八十一歲。

### 【題義】

蘇辛之詞，雖自闢一境界，然皆不能入樂。在北宋時，詞人之知樂者，則有柳永及周邦彥。南宋繼邦彥之後，則推姜夔，亦恰似辛棄疾之於蘇軾也。今合選周、姜詞爲一課。夔詞作於揚州，時在宋室南渡以後，感時傷事，故詞意尤極悲壯蒼涼。

### 【註釋】

- ①吳門 蘇州之別稱。 ②長安 本漢、唐建都之地，後人多用「長安」二字爲「京都」之代稱。 ③已 汲古閣本作「看」字。 ④上 汲古閣本作「入」字。 ⑤淮左 謂淮河之左也。 ⑥竹西 謂揚州。按，唐人杜牧題揚州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後因以「竹西」爲揚州之別稱。 ⑦胡馬窺江 謂金人南侵也。 ⑧杜郎…… 唐杜牧在揚州，喜作冶遊。 ⑨

豆蔻詞工，杜牧贈別詩，有「豆蔻梢頭二月初」之句。⊙青樓夢好，杜牧遣懷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之句。⊙二十四橋，在揚州城外。或謂其數有二十四。或謂卽吳家磚橋，又名紅藥橋，昔有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因以得名。⊙紅藥，卽芍藥也。揚州產芍藥，頗有名。

【習題】

- (一) 試將任何一首改寫爲新詩。
- (二) 試將任何一首改寫爲小品文。

一七 漱玉詞斷腸詞 選錄四首

如夢令

李清照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怨王孫

李清照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蘋花汀草。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漱玉詞——

菩薩蠻 木樨

朱淑真

也無梅柳新。標格也無桃李妖嬈色。一味惱人香，羣花爭敢當。情

知天上種，飄落深岩洞。不管月宮寒，將枝比並看。

柳梢青 梅

朱淑真

凍合疎籬。半飄殘雪，斜臥低枝。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㐀 㐁 㐂 㐃 㐄 㐅 㐆 㐇 㐈 㐉 㐊 㐋 㐌 㐍 㐎 㐏 㐐 㐑 㐒 㐓 㐔 㐕 㐖 㐗 㐘 㐙 㐚 㐛 㐜 㐝 㐞 㐟 㐠 㐡 㐢 㐣 㐤 㐥 㐦 㐧 㐨 㐩 㐪 㐫 㐬 㐭 㐮 㐯 㐰 㐱 㐲 㐳 㐴 㐵 㐶 㐷 㐸 㐹 㐺 㐻 㐼 㐽 㐾 㐿 㑀 㑁 㑂 㑃 㑄 㑅 㑆 㑇 㑈 㑉 㑊 㑋 㑌 㑍 㑎 㑏 㑐 㑑 㑒 㑓 㑔 㑕 㑖 㑗 㑘 㑙 㑚 㑛 㑜 㑝 㑞 㑟 㑠 㑡 㑢 㑣 㑤 㑥 㑦 㑧 㑨 㑩 㑪 㑫 㑬 㑭 㑮 㑯 㑰 㑱 㑲 㑳 㑴 㑵 㑶 㑷 㑸 㑹 㑺 㑻 㑼 㑽 㑾 㑿 㒀 㒁 㒂 㒃 㒄 㒅 㒆 㒇 㒈 㒉 㒊 㒋 㒌 㒍 㒎 㒏 㒐 㒑 㒒 㒓 㒔 㒕 㒖 㒗 㒘 㒙 㒚 㒛 㒜 㒝 㒞 㒟 㒠 㒡 㒢 㒣 㒤 㒥 㒦 㒧 㒨 㒩 㒪 㒫 㒬 㒭 㒮 㒯 㒰 㒱 㒲 㒳 㒴 㒵 㒶 㒷 㒸 㒹 㒺 㒻 㒼 㒽 㒾 㒿 㓀 㓁 㓂 㓃 㓄 㓅 㓆 㓇 㓈 㓉 㓊 㓋 㓌 㓍 㓎 㓏 㓐 㓑 㓒 㓓 㓔 㓕 㓖 㓗 㓘 㓙 㓚 㓛 㓜 㓝 㓞 㓟 㓠 㓡 㓢 㓣 㓤 㓥 㓦 㓧 㓨 㓩 㓪 㓫 㓬 㓭 㓮 㓯 㓰 㓱 㓲 㓳 㓴 㓵 㓶 㓷 㓸 㓹 㓺 㓻 㓼 㓽 㓾 㓿 㔀 㔁 㔂 㔃 㔄 㔅 㔆 㔇 㔈 㔉 㔊 㔋 㔌 㔍 㔎 㔏 㔐 㔑 㔒 㔓 㔔 㔕 㔖 㔗 㔘 㔙 㔚 㔛 㔜 㔝 㔞 㔟 㔠 㔡 㔢 㔣 㔤 㔥 㔦 㔧 㔨 㔩 㔪 㔫 㔬 㔭 㔮 㔯 㔰 㔱 㔲 㔳 㔴 㔵 㔶 㔷 㔸 㔹 㔺 㔻 㔼 㔽 㔾 㔿 㕀 㕁 㕂 㕃 㕄 㕅 㕆 㕇 㕈 㕉 㕊 㕋 㕌 㕍 㕎 㕏 㕐 㕑 㕒 㕓 㕔 㕕 㕖 㕗 㕘 㕙 㕚 㕛 㕜 㕝 㕞 㕟 㕠 㕡 㕢 㕣 㕤 㕥 㕦 㕧 㕨 㕩 㕪 㕫 㕬 㕭 㕮 㕯 㕰 㕱 㕲 㕳 㕴 㕵 㕶 㕷 㕸 㕹 㕺 㕻 㕼 㕽 㕾 㕿 㖀 㖁 㖂 㖃 㖄 㖅 㖆 㖇 㖈 㖉 㖊 㖋 㖌 㖍 㖎 㖏 㖐 㖑 㖒 㖓 㖔 㖕 㖖 㖗 㖘 㖙 㖚 㖛 㖜 㖝 㖞 㖟 㖠 㖡 㖢 㖣 㖤 㖥 㖦 㖧 㖨 㖩 㖪 㖫 㖬 㖭 㖮 㖯 㖰 㖱 㖲 㖳 㖴 㖵 㖶 㖷 㖸 㖹 㖺 㖻 㖼 㖽 㖾 㖿 㗀 㗁 㗂 㗃 㗄 㗅 㗆 㗇 㗈 㗉 㗊 㗋 㗌 㗍 㗎 㗏 㗐 㗑 㗒 㗓 㗔 㗕 㗖 㗗 㗘 㗙 㗚 㗛 㗜 㗝 㗞 㗟 㗠 㗡 㗢 㗣 㗤 㗥 㗦 㗧 㗨 㗩 㗪 㗫 㗬 㗭 㗮 㗯 㗰 㗱 㗲 㗳 㗴 㗵 㗶 㗷 㗸 㗹 㗺 㗻 㗼 㗽 㗾 㗿 㘀 㘁 㘂 㘃 㘄 㘅 㘆 㘇 㘈 㘉 㘊 㘋 㘌 㘍 㘎 㘏 㘐 㘑 㘒 㘓 㘔 㘕 㘖 㘗 㘘 㘙 㘚 㘛 㘜 㘝 㘞 㘟 㘠 㘡 㘢 㘣 㘤 㘥 㘦 㘧 㘨 㘩 㘪 㘫 㘬 㘭 㘮 㘯 㘰 㘱 㘲 㘳 㘴 㘵 㘶 㘷 㘸 㘹 㘺 㘻 㘼 㘽 㘾 㘿 㙀 㙁 㙂 㙃 㙄 㙅 㙆 㙇 㙈 㙉 㙊 㙋 㙌 㙍 㙎 㙏 㙐 㙑 㙒 㙓 㙔 㙕 㙖 㙗 㙘 㙙 㙚 㙛 㙜 㙝 㙞 㙟 㙠 㙡 㙢 㙣 㙤 㙥 㙦 㙧 㙨 㙩 㙪 㙫 㙬 㙭 㙮 㙯 㙰 㙱 㙲 㙳 㙴 㙵 㙶 㙷 㙸 㙹 㙺 㙻 㙼 㙽 㙾 㙿 㚀 㚁 㚂 㚃 㚄 㚅 㚆 㚇 㚈 㚉 㚊 㚋 㚌 㚍 㚎 㚏 㚐 㚑 㚒 㚓 㚔 㚕 㚖 㚗 㚘 㚙 㚚 㚛 㚜 㚝 㚞 㚟 㚠 㚡 㚢 㚣 㚤 㚥 㚦 㚧 㚨 㚩 㚪 㚫 㚬 㚭 㚮 㚯 㚰 㚱 㚲 㚳 㚴 㚵 㚶 㚷 㚸 㚹 㚺 㚻 㚼 㚽 㚾 㚿 㜀 㜁 㜂 㜃 㜄 㜅 㜆 㜇 㜈 㜉 㜊 㜋 㜌 㜍 㜎 㜏 㜐 㜑 㜒 㜓 㜔 㜕 㜖 㜗 㜘 㜙 㜚 㜛 㜜 㜝 㜞 㜟 㜠 㜡 㜢 㜣 㜤 㜥 㜦 㜧 㜨 㜩 㜪 㜫 㜬 㜭 㜮 㜯 㜰 㜱 㜲 㜳 㜴 㜵 㜶 㜷 㜸 㜹 㜺 㜻 㜼 㜽 㜾 㜿 㝀 㝁 㝂 㝃 㝄 㝅 㝆 㝇 㝈 㝉 㝊 㝋 㝌 㝍 㝎 㝏 㝐 㝑 㝒 㝓 㝔 㝕 㝖 㝗 㝘 㝙 㝚 㝛 㝜 㝝 㝞 㝟 㝠 㝡 㝢 㝣 㝤 㝥 㝦 㝧 㝨 㝩 㝪 㝫 㝬 㝭 㝮 㝯 㝰 㝱 㝲 㝳 㝴 㝵 㝶 㝷 㝸 㝹 㝺 㝻 㝼 㝽 㝾 㝿 㞀 㞁 㞂 㞃 㞄 㞅 㞆 㞇 㞈 㞉 㞊 㞋 㞌 㞍 㞎 㞏 㞐 㞑 㞒 㞓 㞔 㞕 㞖 㞗 㞘 㞙 㞚 㞛 㞜 㞝 㞞 㞟 㞠 㞡 㞢 㞣 㞤 㞥 㞦 㞧 㞨 㞩 㞪 㞫 㞬 㞭 㞮 㞯 㞰 㞱 㞲 㞳 㞴 㞵 㞶 㞷 㞸 㞹 㞺 㞻 㞼 㞽 㞾 㞿 㟀 㟁 㟂 㟃 㟄 㟅 㟆 㟇 㟈 㟉 㟊 㟋 㟌 㟍 㟎 㟏 㟐 㟑 㟒 㟓 㟔 㟕 㟖 㟗 㟘 㟙 㟚 㟛 㟜 㟝 㟞 㟟 㟠 㟡 㟢 㟣 㟤 㟥 㟦 㟧 㟨 㟩 㟪 㟫 㟬 㟭 㟮 㟯 㟰 㟱 㟲 㟳 㟴 㟵 㟶 㟷 㟸 㟹 㟺 㟻 㟼 㟽 㟾 㟿 㠀 㠁 㠂 㠃 㠄 㠅 㠆 㠇 㠈 㠉 㠊 㠋 㠌 㠍 㠎 㠏 㠐 㠑 㠒 㠓 㠔 㠕 㠖 㠗 㠘 㠙 㠚 㠛 㠜 㠝 㠞 㠟 㠠 㠡 㠢 㠣 㠤 㠥 㠦 㠧 㠨 㠩 㠪 㠫 㠬 㠭 㠮 㠯 㠰 㠱 㠲 㠳 㠴 㠵 㠶 㠷 㠸 㠹 㠺 㠻 㠼 㠽 㠾 㠿 㡀 㡁 㡂 㡃 㡄 㡅 㡆 㡇 㡈 㡉 㡊 㡋 㡌 㡍 㡎 㡏 㡐 㡑 㡒 㡓 㡔 㡕 㡖 㡗 㡘 㡙 㡚 㡛 㡜 㡝 㡞 㡟 㡠 㡡 㡢 㡣 㡤 㡥 㡦 㡧 㡨 㡩 㡪 㡫 㡬 㡭 㡮 㡯 㡰 㡱 㡲 㡳 㡴 㡵 㡶 㡷 㡸 㡹 㡺 㡻 㡼 㡽 㡾 㡿 㢀 㢁 㢂 㢃 㢄 㢅 㢆 㢇 㢈 㢉 㢊 㢋 㢌 㢍 㢎 㢏 㢐 㢑 㢒 㢓 㢔 㢕 㢖 㢗 㢘 㢙 㢚 㢛 㢜 㢝 㢞 㢟 㢠 㢡 㢢 㢣 㢤 㢥 㢦 㢧 㢨 㢩 㢪 㢫 㢬 㢭 㢮 㢯 㢰 㢱 㢲 㢳 㢴 㢵 㢶 㢷 㢸 㢹 㢺 㢻 㢼 㢽 㢾 㢿 㣀 㣁 㣂 㣃 㣄 㣅 㣆 㣇 㣈 㣉 㣊 㣋 㣌 㣍 㣎 㣏 㣐 㣑 㣒 㣓 㣔 㣕 㣖 㣗 㣘 㣙 㣚 㣛 㣜 㣝 㣞 㣟 㣠 㣡 㣢 㣣 㣤 㣥 㣦 㣧 㣨 㣩 㣪 㣫 㣬 㣭 㣮 㣯 㣰 㣱 㣲 㣳 㣴 㣵 㣶 㣷 㣸 㣹 㣺 㣻 㣼 㣽 㣾 㣿 㤀 㤁 㤂 㤃 㤄 㤅 㤆 㤇 㤈 㤉 㤊 㤋 㤌 㤍 㤎 㤏 㤐 㤑 㤒 㤓 㤔 㤕 㤖 㤗 㤘 㤙 㤚 㤛 㤜 㤝 㤞 㤟 㤠 㤡 㤢 㤣 㤤 㤥 㤦 㤧 㤨 㤩 㤪 㤫 㤬 㤭 㤮 㤯 㤰 㤱 㤲 㤳 㤴 㤵 㤶 㤷 㤸 㤹 㤺 㤻 㤼 㤽 㤾 㤿 㥀 㥁 㥂 㥃 㥄 㥅 㥆 㥇 㥈 㥉 㥊 㥋 㥌 㥍 㥎 㥏 㥐 㥑 㥒 㥓 㥔 㥕 㥖 㥗 㥘 㥙 㥚 㥛 㥜 㥝 㥞 㥟 㥠 㥡 㥢 㥣 㥤 㥥 㥦 㥧 㥨 㥩 㥪 㥫 㥬 㥭 㥮 㥯 㥰 㥱 㥲 㥳 㥴 㥵 㥶 㥷 㥸 㥹 㥺 㥻 㥼 㥽 㥾 㥿 㦀 㦁 㦂 㦃 㦄 㦅 㦆 㦇 㦈 㦉 㦊 㦋 㦌 㦍 㦎 㦏 㦐 㦑 㦒 㦓 㦔 㦕 㦖 㦗 㦘 㦙 㦚 㦛 㦜 㦝 㦞 㦟 㦠 㦡 㦢 㦣 㦤 㦥 㦦 㦧 㦨 㦩 㦪 㦫 㦬 㦭 㦮 㦯 㦰 㦱 㦲 㦳 㦴 㦵 㦶 㦷 㦸 㦹 㦺 㦻 㦼 㦽 㦾 㦿 㧀 㧁 㧂 㧃 㧄 㧅 㧆 㧇 㧈 㧉 㧊 㧋 㧌 㧍 㧎 㧏 㧐 㧑 㧒 㧓 㧔 㧕 㧖 㧗 㧘 㧙 㧚 㧛 㧜 㧝 㧞 㧟 㧠 㧡 㧢 㧣 㧤 㧥 㧦 㧧 㧨 㧩 㧪 㧫 㧬 㧭 㧮 㧯 㧰 㧱 㧲 㧳 㧴 㧵 㧶 㧷 㧸 㧹 㧺 㧻 㧼 㧽 㧾 㧿 㨀 㨁 㨂 㨃 㨄 㨅 㨆 㨇 㨈 㨉 㨊 㨋 㨌 㨍 㨎 㨏 㨐 㨑 㨒 㨓 㨔 㨕 㨖 㨗 㨘 㨙 㨚 㨛 㨜 㨝 㨞 㨟 㨠 㨡 㨢 㨣 㨤 㨥 㨦 㨧 㨨 㨩 㨪 㨫 㨬 㨭 㨮 㨯 㨰 㨱 㨲 㨳 㨴 㨵 㨶 㨷 㨸 㨹 㨺 㨻 㨼 㨽 㨾 㨿 㩀 㩁 㩂 㩃 㩄 㩅 㩆 㩇 㩈 㩉 㩊 㩋 㩌 㩍 㩎 㩏 㩐 㩑 㩒 㩓 㩔 㩕 㩖 㩗 㩘 㩙 㩚 㩛 㩜 㩝 㩞 㩟 㩠 㩡 㩢 㩣 㩤 㩥 㩦 㩧 㩨 㩩 㩪 㩫 㩬 㩭 㩮 㩯 㩰 㩱 㩲 㩳 㩴 㩵 㩶 㩷 㩸 㩹 㩺 㩻 㩼 㩽 㩾 㩿 㪀 㪁 㪂 㪃 㪄 㪅 㪆 㪇 㪈 㪉 㪊 㪋 㪌 㪍 㪎 㪏 㪐 㪑 㪒 㪓 㪔 㪕 㪖 㪗 㪘 㪙 㪚 㪛 㪜 㪝 㪞 㪟 㪠 㪡 㪢 㪣 㪤 㪥 㪦 㪧 㪨 㪩 㪪 㪫 㪬 㪭 㪮 㪯 㪰 㪱 㪲 㪳 㪴 㪵 㪶 㪷 㪸 㪹 㪺 㪻 㪼 㪽 㪾 㪿 㫀 㫁 㫂 㫃 㫄 㫅 㫆 㫇 㫈 㫉 㫊 㫋 㫌 㫍 㫎 㫏 㫐 㫑 㫒 㫓 㫔 㫕 㫖 㫗 㫘 㫙 㫚 㫛 㫜 㫝 㫞 㫟 㫠 㫡 㫢 㫣 㫤 㫥 㫦 㫧 㫨 㫩 㫪 㫫 㫬 㫭 㫮 㫯 㫰 㫱 㫲 㫳 㫴 㫵 㫶 㫷 㫸 㫹 㫺 㫻 㫼 㫽 㫾 㫿 㬀 㬁 㬂 㬃 㬄 㬅 㬆 㬇 㬈 㬉 㬊 㬋 㬌 㬍 㬎 㬏 㬐 㬑 㬒 㬓 㬔 㬕 㬖 㬗 㬘 㬙 㬚 㬛 㬜 㬝 㬞 㬟 㬠 㬡 㬢 㬣 㬤 㬥 㬦 㬧 㬨 㬩 㬪 㬫 㬬 㬭 㬮 㬯 㬰 㬱 㬲 㬳 㬴 㬵 㬶 㬷 㬸 㬹 㬺 㬻 㬼 㬽 㬾 㬿 㭀 㭁 㭂 㭃 㭄 㭅 㭆 㭇 㭈 㭉 㭊 㭋 㭌 㭍 㭎 㭏 㭐 㭑 㭒 㭓 㭔 㭕 㭖 㭗 㭘 㭙 㭚 㭛 㭜 㭝 㭞 㭟 㭠 㭡 㭢 㭣 㭤 㭥 㭦 㭧 㭨 㭩 㭪 㭫 㭬 㭭 㭮 㭯 㭰 㭱 㭲 㭳 㭴 㭵 㭶 㭷 㭸 㭹 㭺 㭻 㭼 㭽 㭾 㭿 㮀 㮁 㮂 㮃 㮄 㮅 㮆 㮇 㮈 㮉 㮊 㮋 㮌 㮍 㮎 㮏 㮐 㮑 㮒 㮓 㮔 㮕 㮖 㮗 㮘 㮙 㮚 㮛 㮜 㮝 㮞 㮟 㮠 㮡 㮢 㮣 㮤 㮥 㮦 㮧 㮨 㮩 㮪 㮫 㮬 㮭 㮮 㮯 㮰 㮱 㮲 㮳 㮴 㮵 㮶 㮷 㮸 㮹 㮺 㮻 㮼 㮽 㮾 㮿 㯀 㯁 㯂 㯃 㯄 㯅 㯆 㯇 㯈 㯉 㯊 㯋 㯌 㯍 㯎 㯏 㯐 㯑 㯒 㯓 㯔 㯕 㯖 㯗 㯘 㯙 㯚 㯛 㯜 㯝 㯞 㯟 㯠 㯡 㯢 㯣 㯤 㯥 㯦 㯧 㯨 㯩 㯪 㯫 㯬 㯭 㯮 㯯 㯰 㯱 㯲 㯳 㯴 㯵 㯶 㯷 㯸 㯹 㯺 㯻 㯼 㯽 㯾 㯿 㰀 㰁 㰂 㰃 㰄 㰅 㰆 㰇 㰈 㰉 㰊 㰋 㰌 㰍 㰎 㰏 㰐 㰑 㰒 㰓 㰔 㰕 㰖 㰗 㰘 㰙 㰚 㰛 㰜 㰝 㰞 㰟 㰠 㰡 㰢 㰣 㰤 㰥 㰦 㰧 㰨 㰩 㰪 㰫 㰬 㰭 㰮 㰯 㰰 㰱 㰲 㰳 㰴 㰵 㰶 㰷 㰸 㰹 㰺 㰻 㰼 㰽 㰾 㰿 㱀 㱁 㱂 㱃 㱄 㱅 㱆 㱇 㱈 㱉 㱊 㱋 㱌 㱍 㱎 㱏 㱐 㱑 㱒 㱓 㱔 㱕 㱖 㱗 㱘 㱙 㱚 㱛 㱜 㱝 㱞 㱟 㱠 㱡 㱢 㱣 㱤 㱥 㱦 㱧 㱨 㱩 㱪 㱫 㱬 㱭 㱮 㱯 㱰 㱱 㱲 㱳 㱴 㱵 㱶 㱷 㱸 㱹 㱺 㱻 㱼 㱽 㱾 㱿 㲀 㲁 㲂 㲃 㲄 㲅 㲆 㲇 㲈 㲉 㲊 㲋 㲌 㲍 㲎 㲏 㲐 㲑 㲒 㲓 㲔 㲕 㲖 㲗 㲘 㲙 㲚 㲛 㲜 㲝 㲞 㲟 㲠 㲡 㲢 㲣 㲤 㲥 㲦 㲧 㲨 㲩 㲪 㲫 㲬 㲭 㲮 㲯 㲰 㲱 㲲 㲳 㲴 㲵 㲶 㲷 㲸 㲹 㲺 㲻 㲼 㲽 㲾 㲿 㳀 㳁 㳂 㳃 㳄 㳅 㳆 㳇 㳈 㳉 㳊 㳋 㳌 㳍 㳎 㳏 㳐 㳑 㳒 㳓 㳔 㳕 㳖 㳗 㳘 㳙 㳚 㳛 㳜 㳝 㳞 㳟 㳠 㳡 㳢 㳣 㳤 㳥 㳦 㳧 㳨 㳩 㳪 㳫 㳬 㳭 㳮 㳯 㳰 㳱 㳲 㳳 㳴 㳵 㳶 㳷 㳸 㳹 㳺 㳻 㳼 㳽 㳾 㳿 㴀 㴁 㴂 㴃 㴄 㴅 㴆 㴇 㴈 㴉 㴊 㴋 㴌 㴍 㴎 㴏 㴐 㴑 㴒 㴓 㴔 㴕 㴖 㴗 㴘 㴙 㴚 㴛 㴜 㴝 㴞 㴟 㴠 㴡 㴢 㴣 㴤 㴥 㴦 㴧 㴨 㴩 㴪 㴫 㴬 㴭 㴮 㴯 㴰 㴱 㴲 㴳 㴴 㴵 㴶 㴷 㴸 㴹 㴺 㴻 㴼 㴽 㴾 㴿 㵀 㵁 㵂 㵃 㵄 㵅 㵆 㵇 㵈 㵉 㵊 㵋 㵌 㵍 㵎 㵏 㵐 㵑 㵒 㵓 㵔 㵕 㵖 㵗 㵘 㵙 㵚 㵛 㵜 㵝 㵞 㵟 㵠 㵡 㵢 㵣 㵤 㵥 㵦 㵧 㵨 㵩 㵪 㵫 㵬 㵭 㵮 㵯 㵰 㵱 㵲 㵳 㵴 㵵 㵶 㵷 㵸 㵹 㵺 㵻 㵼 㵽 㵾 㵿 㶀 㶁 㶂 㶃 㶄 㶅 㶆 㶇 㶈 㶉 㶊 㶋 㶌 㶍 㶎 㶏 㶐 㶑 㶒 㶓 㶔 㶕 㶖 㶗 㶘 㶙 㶚 㶛 㶜 㶝 㶞 㶟 㶠 㶡 㶢 㶣 㶤 㶥 㶦 㶧 㶨 㶩 㶪 㶫 㶬 㶭 㶮 㶯 㶰 㶱 㶲 㶳 㶴 㶵 㶶 㶷 㶸 㶹 㶺 㶻 㶼 㶽 㶾 㶿 㷀 㷁 㷂 㷃 㷄 㷅 㷆 㷇 㷈 㷉 㷊 㷋 㷌 㷍 㷎 㷏 㷐 㷑 㷒 㷓 㷔 㷕 㷖 㷗 㷘 㷙 㷚 㷛 㷜 㷝 㷞 㷟 㷠 㷡 㷢 㷣 㷤 㷥 㷦 㷧 㷨 㷩 㷪 㷫 㷬 㷭 㷮 㷯 㷰 㷱 㷲 㷳 㷴 㷵 㷶 㷷 㷸 㷹 㷺 㷻 㷼 㷽 㷾 㷿 㸀 㸁 㸂 㸃 㸄 㸅 㸆 㸇 㸈 㸉 㸊 㸋 㸌 㸍 㸎 㸏 㸐 㸑 㸒 㸓 㸔 㸕 㸖 㸗 㸘 㸙 㸚 㸛 㸜 㸝 㸞 㸟 㸠 㸡 㸢 㸣 㸤 㸥 㸦 㸧 㸨 㸩 㸪 㸫 㸬 㸭 㸮 㸯 㸰 㸱 㸲 㸳 㸴 㸵 㸶 㸷 㸸 㸹 㸺 㸻 㸼 㸽 㸾 㸿 㹀 㹁 㹂 㹃 㹄 㹅 㹆 㹇 㹈 㹉 㹊 㹋 㹌 㹍 㹎 㹏 㹐 㹑 㹒 㹓 㹔 㹕 㹖 㹗 㹘 㹙 㹚 㹛 㹜 㹝 㹞 㹟 㹠 㹡 㹢 㹣 㹤 㹥 㹦 㹧 㹨 㹩 㹪 㹫 㹬 㹭 㹮 㹯 㹰 㹱 㹲 㹳 㹴 㹵 㹶 㹷 㹸 㹹 㹺 㹻 㹼 㹽 㹾 㹿 㺀 㺁 㺂 㺃 㺄 㺅 㺆 㺇 㺈 㺉 㺊 㺋 㺌 㺍 㺎 㺏 㺐 㺑 㺒 㺓 㺔 㺕 㺖 㺗 㺘 㺙 㺚 㺛 㺜 㺝 㺞 㺟 㺠 㺡 㺢 㺣 㺤 㺥 㺦 㺧 㺨 㺩 㺪 㺫 㺬 㺭 㺮 㺯 㺰 㺱 㺲 㺳 㺴 㺵 㺶 㺷 㺸 㺹 㺺 㺻 㺼 㺽 㺾 㺿 㻀 㻁 㻂 㻃 㻄 㻅 㻆 㻇 㻈 㻉 㻊 㻋 㻌 㻍 㻎 㻏 㻐 㻑 㻒 㻓 㻔 㻕 㻖 㻗 㻘 㻙 㻚 㻛 㻜 㻝 㻞 㻟 㻠 㻡 㻢 㻣 㻤 㻥 㻦 㻧 㻨 㻩 㻪 㻫 㻬 㻭 㻮 㻯 㻰 㻱 㻲 㻳 㻴 㻵 㻶 㻷 㻸 㻹 㻺 㻻 㻼 㻽 㻾 㻿 㼀 㼁 㼂 㼃 㼄 㼅 㼆 㼇 㼈 㼉 㼊 㼋 㼌 㼍 㼎 㼏 㼐 㼑 㼒 㼓 㼔 㼕 㼖 㼗 㼘 㼙 㼚 㼛 㼜 㼝 㼞 㼟 㼠 㼡 㼢 㼣 㼤 㼥 㼦 㼧 㼨 㼩 㼪 㼫 㼬 㼭 㼮 㼯 㼰 㼱 㼲 㼳 㼴 㼵 㼶 㼷 㼸 㼹 㼺 㼻 㼼 㼽 㼾 㼿 㽀 㽁 㽂 㽃 㽄 㽅 㽆 㽇 㽈 㽉 㽊 㽋 㽌 㽍 㽎 㽏 㽐 㽑 㽒 㽓 㽔 㽕 㽖 㽗 㽘 㽙 㽚 㽛 㽜 㽝 㽞 㽟 㽠 㽡 㽢 㽣 㽤 㽥 㽦 㽧 㽨 㽩 㽪 㽫 㽬 㽭 㽮 㽯 㽰 㽱 㽲 㽳 㽴 㽵 㽶 㽷 㽸 㽹 㽺 㽻 㽼 㽽 㽾 㽿 㿀 㿁 㿂 㿃 㿄 㿅 㿆 㿇 㿈 㿉 㿊 㿋 㿌 㿍 㿎 㿏 㿐 㿑 㿒 㿓 㿔 㿕 㿖 㿗 㿘 㿙 㿚 㿛 㿜 㿝 㿞 㿟 㿠 㿡 㿢 㿣 㿤 㿥 㿦 㿧 㿨 㿩 㿪 㿫 㿬 㿭

今亦合選爲一課，以見女子文學之一斑，並以見蘇、辛、周、姜外之宋詞也。

【註釋】

①標格 猶風格。②爭 卽今「怎」字。③嘗知天上種 俗謂月中黑影爲一桂樹。西陽雜俎云：「月中有桂樹，高五百丈，下有人常砍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今天上種云云，用此事也。「情」字在古書中常爲「誠」字之假借，墨子書中甚多。今按此處「情知」之「情」字，亦當作「誠」字解。④可 疑問詞。猶云「可否」。

【習題】

- (一) 將第一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
- (二) 將其他三首各改寫爲小品文。

一八 元西域人詩 選錄八首

淮南田歌 三首之一

馬祖常

○蒲生亦有筍，○孤生亦有米。○可憐芙蓉花，照影秋塘裏。

淮南漁歌 三首之一

馬祖常

渡江問魚價，人來索酒錢。婦姑亦不惡，便煮縮頭鱸。

——石田集——

宿臺城山絕頂

薩都刺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間人獨宿。近水④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深寒，繁露在修竹。

秋日池上

薩都刺

顧茲林塘幽，消此閒日永。飄風亂萍蹤，落葉散魚影。天清曉露涼，秋深藕花冷。有懷無與言，獨立心自省。

雁門集

月湖竹枝題四明俞及之竹嶼卷四首之一

迺賢

五月荷花紅滿湖，團團荷葉綠雲扶。女郎把釣水邊立，折得柳條穿白魚。

梨花白頭翁圖爲四明應成立題

迺賢

澹月溶溶隔畫樓，一枝香雪近簾鉤。山禽似怨春歸草，獨立花間白頭。

金盞集

題畫

丁鶴年

荒荒野日低，漠漠江雲冷。喬林延暮光，澄波浴秋影。高人千載懷，乾坤一漁

艇。

畫竹

丁鶴年

拂<sup>①</sup>素寫晴窗，<sup>②</sup>亭亭玉一雙。<sup>③</sup>蒼龍雷喚醒，風雨徧<sup>④</sup>湘江。

丁鶴年詩集

【作者】

馬祖常，字伯庸，號田石。本爲永古特部人。其高祖爲鳳翔兵馬判官，其子孫在中國，遂以馬爲姓。

常生於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卒於後至元四年（公元一三三八）六十歲。

薩都刺，又作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本回回人，後居雁門，稱雁門人。生於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

八）卒年未詳。

迺賢，合魯人。「合魯」又譯作「葛邏祿」，意譯爲馬。迺賢字易之，故又稱合魯易之，又稱馬易之。

清人又改譯爲納新。其在中國，嘗居南陽，稱南陽人。又嘗居鄞，稱鄞人。

丁鶴年，字鶴年，一字永庚。本西域人。世居中國。鶴年會居四明，又居武昌。生於元統三年（公元

一三三五）卒於明永樂八年（公元一四一〇）九十歲。

### 【題義】

談文學史者，或謂詩至唐而止，於宋當言詞而無詩，於元當言曲而無詩。或於宋詩亦稍稍言之，而於元詩則多以為無足觀矣。然元代漢人之詩固無甚特色，而西域人所作「漢詩」則有反過於漢人者。在文學史上，不得忽視之也。今選馬祖常等四人之詩，以備一格。其中以丁鶴年為最佳。其人雖皆久居中國，然其祖籍皆非中國，今讀其詩，可見外族同化於漢族之深。

### 【註釋】

○蒲生亦有筍 蒲初生芽，如筍，可食。 ○菰生亦有米 菰所結實曰菰米。 ○可憐芙蓉花：……此言蒲有筍，菰有米，而芙蓉則華而不實，是以物喻人也。「照影秋塘裏」謂以秋塘為鏡，而自顯其影，有顯影自憐之意。 ○星動搖 謂水中之星影也。 ○香雲 謂梨花也。此處「香雪」二字，即梨花之代語。 ○山禽……白頭翁鳥，本生而白頭，今謂因怨春歸而白頭，是一種修辭方法。 ○素 謂絹也。 ○亭亭……亭亭，獨立貌。謂竹也。「玉」字即為「竹」之代語。

①蒼龍，亦謂竹也。②湘江，即今湖南之湘水。其地產竹，有斑點，謂之「斑竹」。相傳舜死於蒼梧，三妃追至湘水而死，淚灑竹上成斑，其後所產新竹，亦皆有斑。今常用此事。

【習題】

- (一) 各以己意評論四人之詩以何人爲最佳。須略說理由。
- (二) 用今日通行之民歌格式改寫馬祖常詩。

一九 元人散曲 選錄四首

落梅風 江天暮雪

失名

①彤雲布，②瑞雲飄。愛垂釣老翁堪笑。③子猷凍將回去了，寒江怎生獨釣！

清江引 采石江上

張可久

江空月明人起早，渺渺蘭舟棹。風清白鷺洲，花落紅雨島。一聲杜鵑春事了。

小桃紅 憶疏齋學士郊行

張可久

飛梅和雪灑林梢，花落春顛倒。④驢背敲詩暮寒峭。路迢迢，相逢不滿疏翁笑。⑤寒郊瘦鳥，塵衣風帽。⑥詩在灞陵橋。

天沙淨 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⑦雅。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作者】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元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善作散曲。

馬致遠，字東籬，元大都人。江浙行省務官。爲「雜劇」名家，亦善作「散曲」。

【題義】

唐詩、宋詞、元曲，久被稱爲各是一時代之代表作。所謂元曲，不僅指「雜劇」而言，亦兼及「散曲」。「散曲」係直接由詞變化而來，與「雜劇」之扮演故事者不同科。今選錄數首以示一例。讀唐詩、宋詞而後，不可不讀此也。

【註釋】

○彤雲布 彤，讀若同。紅色也。俗以彤雲爲欲雪之兆。布，今通作佈。  
○瑞雪 俗以冬雪爲來歲豐年之兆，稱爲瑞雪。  
○子猷……  
晉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冬夜雪霽月明，乘舟訪戴逵，及門

而返。曰：「乘輿而來，輿盡而返，何必見戴！」見世說新語。今反用其事，謂此時雖王子猷亦不能耐寒而歸矣。④驢背敲詩。唐賈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作「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其故。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見唐詩紀事。後人作詩，斟酌字句，多謂爲推敲。今驢背敲詩，係用此事。⑤寒郊瘦島。郊，孟郊也。島，賈島也。皆唐詩人。後人評其詩，謂「寒郊島瘦」。⑥詩在灞陵橋。灞陵橋，在今陝西西安，跨灞水上。唐鄭綮能詩，或問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何以得之！」見全唐詩話。今用其事。⑦雅同鴉。

### 【習題】

- (一) 問今所選四首中，以何首爲瑟聲，何首爲琴瑟，何首爲冷韻？
- (二) 將任何兩首改寫爲現代式之小詩。

## 二〇 孔明借箭

羅貫中

話說曹操駐軍三江口，中了周瑜之計，殺卻水軍都督蔡瑁、張允二人，於衆將內選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以代蔡、張二人之職。細作探知，報過江東。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勦除，吾無憂矣！」魯肅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賊不破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

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肅曰：「亮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

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則在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

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卻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卽日將與曹軍交戰，水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

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曹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收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

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孔明自對案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可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卻來回報。」

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

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隻要軍士二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

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三日後如何，回復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

④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吶喊。魯肅驚曰：「備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不敢輕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吶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彼軍大膽，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吶喊，頃之，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魯肅拜服。

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撥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

——三國志演義——

### 【作者】

羅貫中，又作羅本，又作羅道本。或謂元明間杭州人。事迹無考。今所傳三國志演義，亦非一手作成，大抵羅貫中爲增修之一人而已。

### 【題義】

中國小說，唐人有「傳奇」，宋人有「評話」，皆爲一時代之代表作。「傳奇」於本教科書第三

冊已選南柯太守傳一篇，以概其餘。宋人「評話」則由「說話人」說與人聽，故其書又稱「話本」。所謂說話人，今尚有之，卽南方之說書人是也。話本爲說話人所自用，略如演劇者之有劇本。是在當時，「話本」不能離說話人而獨立，亦猶劇本之與演劇人也。宋人話本之存於今者，如宣和遺事、京本通俗小說等，其文亦甚拙陋，大抵當時重在說話人之口舌，而不重在書本上之文字耳。至元明間，其兩大巨著出，卽水滸及三國志演義是也。此兩書雖仍爲說話人所用，而同時已漸變爲供人閱讀之書，既漸漸能離說話人而獨立矣。今選錄三國志演義一節，以見一斑。其首尾銜接處，略有更改，中間涉及迷信處，亦略爲刪除。蓋爲選作教材起見，不得不如此。然於原文大意，初無損失也。

【註釋】

①曹操駐軍三江口……初，周瑜察得曹操水軍都督蔡、張二人治軍甚能，適曹操使蔣幹至吳見瑜，瑜偽造蔡、張二人之書，言通吳事，故使幹見之。幹因竊其書而歸，以報曹操。操遂殺蔡、張，既而悔之，然已無及。②獨有諸葛亮……時諸葛亮方與周瑜謀合力攻操，然瑜忌亮能，屢欲害之。

③子敬 爲魯肅之字。④說 驚嚇貌。⑤則在這兩個……元曲中「只」字多書作「則」字。按此處「則」字亦應作「只」字解。瑜知毛、子二人無能，謂「只這兩個

人便要送了水軍性命。」⑥公瑾 爲周瑜之字。⑦軍令狀 具結保證，其事如違，願依軍令處罪者，謂之軍令狀。

⑧當夜五更……此上略有刪改處，原文謂諸葛亮預知是日有大霧，云云，涉及迷信，故酌量刪去，然終期於原意無損礙。

### 【附註】

- (一) 將此篇大意改寫爲今日通行之劇本。
- (二) 指出本篇中最有精彩之處。

## 一一一 瘞旅文

王守仁

維<sup>①</sup>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sup>②</sup>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sup>③</sup>龍場，投宿<sup>④</sup>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sup>⑤</sup>覘之，已行矣。

①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sup>⑥</sup>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泣下，請往。就其旁山<sup>⑦</sup>麓爲二坎，<sup>⑧</sup>埋之。又以隻雞飯

三孟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sup>①</sup>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sup>②</sup>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日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拔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sup>③</sup>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sup>④</sup>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予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

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

「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遙。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

「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驂①紫彪而乘②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啼兮。吾苟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旁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③厲鬼於茲墟兮。」

【作者】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正德時，官兵部主事，為劉瑾所忌，爾龍陽驛丞。後巡撫江西，平定宸濠之亂。卒，諡文成。營築陽明洞中，聚徒講學，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生於仁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卒於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五十七歲。

【題義】

王守仁在明代，雖不僅以能文著稱，然其文皆本於其學問，真性情，有非其他文人所能及者。此篇作於謫居龍場時，於流離困苦之中而能自慰，於悲痛泣涕之餘而作達觀，誠為抒情佳作也。

【註釋】

- ① 正德 明武宗年號。
- ② 吏目 官名。
- ③ 龍場 驛名，在今貴州修文縣。時王守仁謫為龍場驛丞，其地瘠，苗雜居甚為荒僻。
- ④ 土苗 謂苗民也。
- ⑤ 覘 探視也。
- ⑥ 薄午 薄，迫也。薄午，謂近午時也。
- ⑦ 舂鏑 舂，盛土之器。鏑，起土之器也。
- ⑧ 麓 山足也。
- ⑨ 坎 穴也。
- ⑩ 繫

發語詞。①吾以竄逐而來此。謂以貶謫而來也。②奄忽。有倏忽之義。此謂速死也。③虺如車輪。虺，蛇也。如車輪，言其粗如車之輪也。④紫彪。彪，小虎也。紫，謂其毛作紫色也。⑤文鱗。鱗，龍屬也。文，謂其鱗甲有文彩也。⑥厲鬼。惡鬼也。

【習題】

- (一) 哀祭之文，大概一味悲觀者居多，惟此文不盡然。試從他書中覓取祭文一二篇，與此篇比較。
- (二) 指出兩歌中用韻之處。
- (三) 略說明本文思想與作者平日修養之關係。

一一一 歸有光文 選錄二篇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①隍，或云卽古②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

③吳淞江自④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

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⑤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⑥東兗、汴、楚之境，自⑦岱岳、嵩少、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

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闔之

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sup>①</sup>腴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  
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

余間過之，延實爲具<sup>②</sup>鮓。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  
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鮓，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  
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嘗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  
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

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sup>③</sup>術徑，皆可指也。<sup>④</sup>  
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

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恩，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  
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

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

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

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澤川文集——

〔作者〕

歸有光，字熙甫。學者稱爲震川先生。明崑山人。生於正德元年（公元一五〇六）卒於隆慶五年（公元一五七二）六十六歲。

【題義】

歸有光文善描寫家庭間瑣屑之事，並善言家人朋友間死生離別之感。如先妣事略、項脊軒記等篇，爲一般國文讀本中所常見。今選見村樓記、野鶴軒壁記二篇，是會滌生所謂「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也。歸氏之文，源出於史記及歐陽修，但氣魄略欠雄厚耳。然以家常瑣事爲題材，不避俚俗，但求真實，與今人文學理論相同。此誠歸文之特色也。

【註釋】

- ①崑山 縣名，屬今江蘇省。
- ②隍 城池也。城外溝，無水，曰隍。
- ③婁江 今江蘇吳縣之劉河，亦稱婁江。然本文謂婁江已堙，則所謂古婁江當爲別一江，或指今日婁江之故道也。
- ④吳淞江 太湖之支流。至上海，合黃浦入海。
- ⑤太湖 湖名。古震澤。又名笠澤。跨江、浙兩省。
- ⑥江右南 昌 江右，指江西省地。南昌，明南昌府，今江西南昌縣。
- ⑦東亮汴楚 東亮，明清山東兗州府。舊

府治爲今滋陽縣。汴指河南。楚指湖北。

④岱岳

岱岳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嵩爲嵩山，少

爲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匡廬在江西星子縣北，一名匡山，通稱廬山。瀟湘二水名，均在湖南。洞庭

湖名，在湖南省境。巴陵縣爲其入江之口。⑤闔 音因，城內重門也。⑥歷 音乘，平聲。田疇也。

⑦餼 同飯。⑧術 邑中道也。⑨孔子少不知父葬處……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問於

驪曼父（音鄒萬甫）之母，然後知之。事見禮記檀弓。本文中輓父卽曼父也。⑩嘉靖 明世宗

年號。⑪馬鞍山 一名崑山，在今江蘇崑山縣。⑫劉龍洲墓 劉過，字改之，號龍洲，宋詞人，卒

葬於崑山。⑬嶙峋 謂山起伏不平也。⑭蜿蜒 謂路曲折也。

## 【習題】

(一) 將本課中任何一篇改爲白話。

(二) 本課兩篇其表面皆爲記事，然記事之中，實包涵情感。試從他書中覓取「記事而不兼抒情」之文，與此兩篇比較。

### 一三三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幅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身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

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而猶誌之以璽。曰：「祕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

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其櫝而金其緘，而○天子萬幾，結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窳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目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祕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真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

於天子之宮，而緇於尉之手者。嗚呼！邊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

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

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

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遺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



①曹州余尉。曹州今山東荷澤縣。余，姓。尉，官名。②管夫人。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元趙孟頫之妻。夫婦均善書畫。③大內。謂宮廷中也。④中貴人。內臣之貴幸者也。後世專指宦官爲中貴人。⑤玉其積而金其絨。積，匣也。玉其積，謂以玉爲匣。絨，封鎖也。金其絨，謂鎖具以金爲之。此爲珍重收藏之意。⑥天子萬幾。謂人君治理萬事也。⑦妬寵工媚者。指宮女也。⑧吳中。今蘇州也。⑨國工。謂一國著名之工匠也。此工是指裱畫匠而言。⑩不貪爲寶。此爲成語。謂「不貪」二字卽爲寶物也。⑪彼黍離離。爲箕子過殷故墟所作詩之一句，用以寫其故國之感也。今借用。⑫勝國。指宋也。勝，通遜。遜，讓也。諱言宋爲元滅，而云宋讓國於元也。

### 【習題】

- (一)本篇亦記事而兼抒情者。試指出其發抒者爲何種情感。  
 (二)分別指出宋太保余尉及作者對於藝術品之觀念如何。

## 二四 宗子發文集序

魏 禧

今天下治古文者衆矣。好古者，祿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爲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爲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蹈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于古人，嗚呼！難哉！

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中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于集義，文章之能事在于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于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

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于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

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④鍾太傅著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⑤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竈婢丐夫，米鹽淩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譬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見及于是，懼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寶應朱秋崖、興

化宗子發嘗相與反覆。

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序。論旨原本六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涘。故爲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可語于此者，蓋多乎哉！

——魏叔子集——

【作者】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明末清初江西寧都人。與其兄祥、弟禮，並有文名。世種寧都三魏。禧生於明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一四）卒於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五十七歲。餘詳見國朝三家文鈔小傳一課。

【題義】

此篇述治古文之法：在格調方面，儘可鑄鑄古人之程式，以爲造說之憑藉；而在內容方面，則新事

理與時俱增，爲文家所當細心體認，而一一表現之於文辭，務使事肖理顯，始爲極其能事，是殆非依傍古人之所能爲矣。其論精篤，可爲學文之範則。

### 【註釋】

①株守古人之法。謂死守古人之陳法，而不知變化也。「株守」二字原出韓非子，略謂：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後人謂執固不通，多引此爲喻。②優孟之衣冠。優孟爲楚莊王時之優人名孟也。嘗服孫叔敖之衣冠，而爲孫叔敖，莊王幾不能識。事見史記滑稽傳。後人凡稱假扮者多云「優孟衣冠」。③左史。韓歐陽謂左傳、史記、韓愈、歐陽修也。④鍾太傅。鍾繇也。繇字元常。三國時魏、潁人。官太傅。善書，與王羲之齊名。⑤張旭。字伯高。唐代人。善草書。時稱爲「草聖」。⑥易堂。魏禧在翠微峯上講學處。⑦歐陽蘇會。謂歐陽修、蘇軾、曾鞏也。

### 【習題】

- (一) 指出本篇最重要之一段。
- (二) 根據此文大意，作一短篇論文，說明作文取材之法。

## 二五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

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澆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敝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

天一雖以文士知名，而深沈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徽，徽人震恐，僉事公謀往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帟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郤

門，斬⑤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徽賴以安。

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⑥內附，而⑦徽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徽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⑧績谿一兩當孔道，其地獨平迤，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之，以與他縣相⑨掎角。」遂築叢山關。已而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援兵登⑩陴，不稍怠，闕出逆戰，所殺傷略相當。於是清師以少騎⑪綴天，一於績谿，而⑫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遽歸⑬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耶！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⑭目之曰：「文石！汝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勿爲吾母慮也。」⑮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若計，若不如殺我。我不死，

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泣下。越數日，天表往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

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徽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籲天說，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治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士無以尙也。予得其始末於翁君漢津，遂爲之傳。

汪琬曰：一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嗣，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剖肝活其姑，天一徵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蓋其人好奇尙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號石嫁樵夫。翁君漢津云。

【作者】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又號堯峯。清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康熙時舉博學鴻詞，與修明史。生於明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卒於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九〇）。六十七歲餘，詳見國朝三家文鈔小傳一課。

【題義】

此篇寫金聲、江天一殉國之烈，足見偉大之民族精神。而天一之於金聲，知遇最深，終與之同死，洵不愧爲義烈之士矣。至於天一平賊拒清，善測地勢，爲守禦，有古名將之風，是亦讀此文者所不可忽也。

【註釋】

①徽州，舊府名，清屬安徽省。民國後廢府，所屬各縣，直接屬省。  
②金聲，字希正，休寧人。休寧亦屬舊徽州府，故與江天一爲同郡。聲於明崇禎間官御史，旋歸里。明亡後，殉難。  
③張獻忠……

張獻忠與李自成並爲明末流寇。獻忠破武昌，總兵左良玉沿江東遁。麾下猶云部下。狼兵，係當時廣西獠民之歸順於明廷者。譁，謂叛變也。④慶戰，祁門。慶戰，猶云苦戰。祁門，縣名。屬舊徽州府。⑤誠，音國。殺敵人而割其左耳以獻於上階軍官，古謂之「誠」。⑥內附，謂降清也。⑦徽人猶爲明守。清兵既破南京，明徽州知府秦祖襄及徽人金聲等守徽州，與清兵相抗。⑧唐藩自立……唐藩，卽唐王。明太祖八世孫。清順治二年六月，明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擁立於福州，改元隆武。⑨續谿縣，屬舊徽州府。⑩掎角，掎，讀羈，上聲。掎角，謂駐兵以制敵也。牽其後曰「掎」，絀其前曰「角」。⑪陣，音脾。城上短牆也。⑫綴，猶云止也，留也。⑬別從新嶺入新嶺，在績谿縣西北。明故御史黃澍降清，導清兵從此入。⑭屬，託也。⑮目之，猶云視之。⑯至江寧……江寧，今南京。總督者，指洪承疇。⑰高皇帝，指明太祖。⑱鳳陽督馬士英……馬士英，明崇禎時官兵部侍郎。北京陷後，擁立福王於南京。鳳陽，舊鳳陽府，清屬安徽省。今廢府，改爲鳳陽縣。⑲勝國，指明代。⑳新安，晉郡名。今歙縣等地。後多用新安作該地之別稱。㉑汪公偉……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崇禎進士。聞李自成陷北京，自縊殉節。凌駟，字龍翰。

歙縣人。崇禎進士。襄討李自成，有功。巡按河南，及清兵至，被殺。

【習題】

- (一) 指出本篇中寫江天一事共有幾項。
- (二) 摘取本篇中之大意，用白話寫一江天一傳。

## 二六 國朝三家文鈔小傳

宋 肇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叔父恪，官祭酒。

方域既世家子，負才氣，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朝中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納約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鍼者，故魏闖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鍼罪，應箕、貞慧實主之。大鍼媿且恚，然度無可如何，○詎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厚善也。私念得結交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懽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鍼家故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互稱善。

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鍼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尤矣。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與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

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頗以經濟自詡。遇人不肯平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恡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時汧文網。

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汧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汧。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時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某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遂遣歸。

國初，河南巡撫某公廉知方域豪橫狀，將案治。先太保文康公方家居，從容

語撫軍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蘇東坡乎？侯生，今之李、蘇也。」撫軍笑而止。後有書與肇曰：「方域叨受太保公深知，常援其難。」指此事也。

方域爲舉業，有盛名。崇禎己卯，舉南雍第三人，以策語觸諱，斥入本廟。順治辛卯，舉豫省第一，有忌之者，又斥。尋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

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時。末年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沒，而文章乃大行。學士大夫幾於家有其書。於戲盛已！

初，陳貞慧就逮入詔獄，鍛鍊久之，會大鍼敗，得脫歸，後十餘年，卒於家。方域所著壯悔堂集文十卷，詩二卷，又遺稿一卷，皆板行。

今海內能文章家，往往稱魏叔子。叔子名禧，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兄祥，

弟禮，並能文章，而禧尤知名，故又往往稱三魏云。

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

禧負才略，善擘畫理勢，對客議論，目光奔射人，事前決成敗，縣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初，流賊之方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坼，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坼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實牆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時益亦至。士望，南昌人，遭亂，喜結客，立義聲於時，與禧立談定友，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字確齋，與士望皆工文章，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

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爲古文辭，授徒窮山，弟子著籍者數十人，喜讀史，尤師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綜練世務，而凌厲雄健，不屑屑規撫形肖，如世之貌似大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及姜琛、江天一諸傳尤工。

年四十餘，乃出遊，涉江，逾淮，數遊吳越間，思益交天下士，聞隱逸道德之儒，不憚數百里造訪。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灝，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方外交藥地、檣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士，徵詣闕，禧亦在舉中，以疾辭。郡縣督趣就道，乃昇疾，至南昌，醫藥屢月，稱病篤，罷歸。

後二年，赴維揚故人約，舟至儀徵，忽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日錄三卷，左傳經世若干卷，皆行世。

先是，以博學宏詞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李顥不至。顥，字中孚，盩厔人，以

道學著關中。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鏡翁，晚居堯峯。學者稱堯峯先生。

幼孤，奉母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一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兆尤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尙書王宏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朝，使竣，以疾請告歸。

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闕，而尤邃於六經。其爲文，出入盧陵震川間，務蔬通經傳，闡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見重於世。

既歸，屏居堯峯麓，益讀書，專著述，晝夜手一篇呻吟，如諸生時。自從遊弟子

外，卽方爾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以是望逾起。

○今上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辭，大臣交章薦徵詣闕，御試體仁閣下，上親署名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命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十日，撰史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不已，後年餘，竟予告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迄其歿且十年，終不復言出矣。

○甲子冬，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上獨顧問琬良久，徹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駐蹕惠山，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御書一軸。○己巳，再巡幸蘇，命鴻臚寺召見行在，又賜御廚供饌及果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遘疾卒。年六十有七。

○琬性卞急，不能容人通，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發赤，目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謾罵人，然坦率，

胸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惜首僂至地。喜獎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此。適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敦儉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

所著鈍翁前後類稿凡若干卷，沒之前三月，合諸稿手自刪定，益以晚年所著日堯峯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以爲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文，世以爲知言云。

### 【作者】

宋學，字敬仲，號曼堂，清河南商丘人。官至尚書。詩文與王士禛齊名。生於明崇禎七年（公元一六三四）卒於清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八十歲。

### 【題義】

清初文人以侯、魏、汪三家爲最著。前既選三家文各一篇，今復選三家小傳，以作讀三家文者參考之需。宋、瑩亦當時作家之一，名雖在侯、魏、汪之下，然其文亦有可觀也。

【註釋】

○商丘 縣名。屬河南省。○貴池 縣名。屬安徽省。○宜興 縣名。屬江蘇省。○阮大鍼者

…… 此句中所謂魏闖，謂宦官魏忠賢也。明熹宗時，忠賢擅朝政，專橫無忌，一時公卿多爲其黨

羽，否則卽爲所謀害。及思宗立，忠賢自縊死，其黨多匿居而不復出。阮大鍼其一也。○魏且素

媿，同愧。恚，音惠。恨也。怒也。○詞 音迥。探訪也。○南都擁立 謂李自成破北京後，馬士英、阮

大鍼等擁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及清兵南下，旋亡。○枋 用在此處同「柄」字。枋用，謂專

政柄也。○揚子江 謂揚子江也。卽長江在丹徒間之一段之名稱。俗統稱長江爲揚子江，實爲誤

稱也。○河 謂黃河也。○嘉隆諸子 嘉，謂嘉靖，明世宗年號。隆，謂隆慶，明穆宗年號。嘉隆諸

子，指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李、王等提倡復古，以秦、漢爲宗，實則只學得其形貌耳。○後乃爭矯之

矯，嘉隆諸子之弊者，爲公安派與竟陵派。公安以袁宏道爲領袖，竟陵以譚元春、鍾惺爲領袖，其

文格亦不高。①韓歐。韓，謂韓愈，歐，謂歐陽修也。②吳下。謂江南。③於戲。同嗚呼。④贛之寧都。贛，爲江西省之別稱。寧都於清爲寧都州，屬江西。入民國後，改爲寧都縣。⑤甲申之變。甲申，爲明崇禎十七年，是年流寇李自成入北京，明亡。⑥愍帝死社稷。愍帝，即明思宗，崇禎甲申，北京既陷，帝自縊於煤山，殉社稷，猶云殉國也。⑦易堂。在翠微峯上，爲魏禧與其友講學處。⑧維揚。謂舊揚州府，屬江蘇。其首縣爲江都，甘泉。今廢府，合併江都，甘泉爲江都縣。⑨儀徵。縣名，屬江蘇。⑩盩厔。讀如周窰。盩厔，縣名，屬陝西省。⑪關中。謂陝西也。東自函谷關，西至隴關，兩關之間，謂之關中。⑫居堯峯。堯峯，山名。按汪琬爲清江蘇長洲人。長洲縣，今與其他各縣合併爲吳縣。琬晚年罷官，居堯峯。此處但言琬居堯峯似疎忽。⑬廬陵震川。廬陵，謂宋歐陽修。震川，謂明歸有光。琬爲文宗震川。⑭望逾起。望，謂名望也。起，猶言高也。⑮今上。指清康熙帝。⑯甲子。清康熙二十三年。⑰己巳。清康熙二十八年。

### 【習題】

(一) 將三參個性不同之處摘出，作一比較表。

- (二) 將三家環境不同之意摘出，作一比較表。
- (三) 摘取重要事件，另作一篇簡單之三家小傳。

二七 沈江

孔尚任

〔錦繡道〕(外扮史可法甃笠急上，西頭望介)望烽煙，殺氣重，揚州沸暄，生靈盡席捲這屠戮，皆因我愚忠不轉。兵和將，力竭氣喘，只落了一堆屍軟。俺史可法率三千子弟，死守揚州，那知力盡糧絕，外援不至。北兵今夜攻破北城，俺已滿拚自盡。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撐持，豈可效無益之死，捨孤立之君，故此鮑下南城，南奔。(二)儀真。幸遇一隻報船，渡過江來。(指介)那城關隱隱，便是南京了。可恨老腿酸軟，不能走動，如何是好。(驚介)呀！何處走來這匹白驃，待俺騎上，沿江跑去，便了。(騎驃，折柳作鞭介)跨上白驃，空江野路，哭聲動九原。(三)日近長安遠，加鞭雲裏指宮殿。(副末扮老贊禮，背包裹跑上)殘年還避亂，落日更思家。(外撞倒副末介)(副末)啊！啣嗚，幾乎滾下江去。(看外介)你這位老將爺，好沒眼色！(外下驃扶起介)得罪！得罪！俺且問你，從那裏來的？(副末)南京來的。(外)南京光景如何？(副末)你還不知道麼！皇帝老子逃去兩三日了。目下北兵過江，滿城大亂，城門都關的。(外驚介)啊呀！這等去也無益矣！(大哭介)皇天后土，二祖列

宗怎的半邊山河也不能保住呀！(副末驚介)聽他哭聲，倒像是史閣部。(問介)你是史老爺麼？(外)下官便是。你如何認得？(副末)小人是太常寺一個老實禮。曾在太平門外伺候過老爺的。(外認介)是那日勸吳國先帝，便是老兄了。(副末)不曉得請問老爺，爲何這樣狼狽？(外)原要南京保薦，不想聖上也走了。(頓足哭介)

〔普天樂〕撇下俺斷篷船，丟下俺無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歸無路，進又難前。(登高望介)那滾滾雪浪拍天，流不盡魚鱗鬣怨。(指介)有了有了！那便是俺葬身之地。勝負十一丈江魚腹寬展。(看身介)俺史可法，亡國罪臣，那峯冠裳而去，摘帽脫袍靴介)摘脫下袍靴冠冕。(副末)我看老爺竟像要尋死的模樣。(拉往介)老爺三思，不可短見呀！(外)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處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跳入江，翻滾下介)。(副末)呆望良久，抱靴帽袍服哭叫介)史老爺呀！史老爺呀！好一個盡節忠臣！若不遇小人，誰知你投江而死呀！(大哭介)。(丑扮)柳敬亭攜生忙上)偷生辭獄吏，避亂走天涯。(末扮)甄貞慧，小生扮吳應箕，攜手忙上)日日爭門戶，今年傍那家？(生呼介)。(定兄)。(次兄)。(三兄)。(日色將晚，快些走動)。(末小生)來哉！(丑)我們出

獄不覺數日，吏存西懸終無獲身之地。前面是龍潭江岸，大家商量分路逃生罷。末：是是（見副末介）你這位老兄，爲何在此慟哭？副末：俺也是走路的，適纔碰見史閣部老爺投江而死，由不得傷心哭他幾聲。生：史閣部都得到此？副末：今夜揚州城陷，逃到此間，聞的皇帝已走，跨了跣腳，跳下江去了。生：那有此事？副末指介：這不是脫下的衣服，靴帽麼？丑看介：你看衣裳裏面，渾身硃印。生：待俺認來。讀介：欽命總督江北等處兵馬，內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印。（生驚哭介）果然是史老先生！末：設上衣冠，大家哭拜一番。副末設衣冠介。（衆拜哭介）

〔古輪臺〕合：走江邊，滿腔憤恨向誰言！揮老淚，寒風吹面，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盡殘兵血戰，跳出重圍，故國苦戀。誰知歌罷膽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煙。精魂顯，大招牌，逐海天遠。生拍衣冠大哭介。丑：閣部盡節，成了一代忠臣。相公不必過哀，大家分手罷。生指介：你看一望煙塵，叫小生從那裏歸去？末：我兩人送道前來，只爲送兄過江，今既不能北上，何不隨俺南行？生：還紛紛亂世，怎能終始相依！倒是各人自便罷！小生：候兄主意若何？生：我和敬亭商議，要尋一深山古寺，

暫避數日，再圖歸計。(副末)我老漢正要向棲霞山去，那邊地方幽僻，儘可避兵，何不同往？(生)這等極妙了！(末小生)候兄既有棲身之所，我們就此作別罷！(拜別介)傷心當此日，會面是何年！(末小生掩淚下。)(生問副末介)你到棲霞山中，有何公幹？(副末)不滿相公說，俺是太常寺一個老贊禮，只因太平門外哭奠先帝之日，那些文武百官，虛應故事，我老漢動了一番氣惱，當時約些村中父老，捐施錢糧，趕着這七月十五日，要替崇禎皇帝建一個水陸道場，不料南京大亂，好事難行，因此攜着錢糧，到棲霞山上，虔請高僧，了此心願。(丑)好事！好事！(生)就求攜帶同行便了。(副末)待我收拾起這衣服、靴、帽，着(丑)這衣服、靴、帽，你要送到何處去？(副末)我想揚州梅花嶺是他老人家點兵之所，待大兵退後，俺去招魂理葬，便有史閣部千秋佳城了。(生)如此義舉，更爲難得。(副末背袍靴等，生、丑隨行介)

【餘文】山雲變，江岸遷，一霎時忠魂不見，寒食何人知墓田？

(副末) 千古南朝作活傳，

(丑) 傷心血淚灑山前。

(生) 仰天讀罷招魂賦，

(副末) 揚子江頭亂腹烟。

【作者】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雲亭山人。清山東曲阜人。

【題義】

此爲桃花扇傳奇中之第三十八齣也。中國戲劇雖發端甚早，然遲至元代始有完備之戲劇出現。以前只不過略似戲劇之歌舞而已。元劇作家以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朴）爲四大名家。其末高則誠作琵琶記，創爲南曲，於是有南曲、北曲之分。明代魏良輔又創爲崑曲。崑者，崑山也。北曲、南曲、崑曲，皆以使用各處方言而得名。明、清人所作者，多稱爲傳奇。（與唐人之傳奇同名異實）桃花扇傳奇，卽其一也。桃花扇係以明末侯方域與南京妓女李香君事爲主，中間夾寫福王亡國狀況，故尤悲愴動人。今所選沈江一齣，係寫史可法投江殉國事。蓋是時史可法守揚州，清兵南下，可法殉難。然當時事實是否如此齣中之所寫，則尙未能確定。今選此齣，以爲元以來歌劇之代表，兼可激發忠義之氣。其他元、明人所作文，雖佳，而事不足取者，概不採錄矣。

【註釋】

沈

江

○掩 我也。○儀真 卽儀徵縣。屬今江蘇省。本爲宋之儀真郡，故又可作儀真。○日近長安 遠。意謂望京都而不可見也。○屢出世說新語 晉明帝云：「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故謂日近長安遠也。○先帝 謂明崇禎帝也。○湘纍 謂屈原也。揚雄反離騷，弔楚之湘纍，註不以罪死者曰纍，屈原自沈，故曰湘纍。○柳敬亭…… 柳敬亭爲明末左良玉之門客，以善說書著稱。福王時，寓南京，與侯方域等文人游。此處「生」字，卽謂侯方域也。○陳貞慧…… 陳貞慧，吳應箕，皆侯方域之友，與方域共爲檄，討阮大鍼。參看本冊國朝三家文鈔小傳。○定兄 謂陳貞慧。○慧字定生。○次兄 謂吳應箕。應箕字次尾。○龍潭 在今江蘇句容縣西北江濱，地居南京與錢江之間，爲濱江要地。○大招 楚辭中之一篇，爲招魂之辭，或謂屈原作，或謂景差作。○侯兄 謂侯方域也。○棲霞山 在南京城東北四十五里，山上有棲霞寺。○梅花嶺 在今江都縣廣儲門外，今其地有史可法衣冠墓。

【習題】

- (一) 將本篇中登場人物整理之，列爲一表。
- (二) 將本篇改寫作今日通行之話劇。

二八 宣左人哀辭

方苞

左人與余<sup>①</sup>生同郡，長而<sup>②</sup>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sup>③</sup>二十年而爲<sup>④</sup>汎交。已丑，庚寅間，余纘至<sup>⑤</sup>淮上，左人授徒<sup>⑥</sup>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sup>⑦</sup>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舉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sup>⑧</sup>匝歲，定居於此。

而是冬十月<sup>⑨</sup>，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

壬辰夏，余<sup>⑩</sup>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

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

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凜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

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作者】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爲文主法度。其後姚鼐繼之，世稱爲「桐城文」，一以苞及鼐皆

桐城人也。苞生於清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卒於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八十二歲。

### 【題義】

清代散文，在其初期，猶未能盡除明末餘習，或頹廢，或叫囂，蕪雜殊甚。（一二名家爲例外）至方苞始歸於所謂「清醇雅正」。其後姚鼐繼之，遂演成「桐城」一派。今人對於桐城文，或譽之，或毀之，觀點不同，殊難決定爲誰是。總之，在該時代，不得不有此文，是桐城文乃時代之產物，論桐城文者當於此點著眼。方氏文「理」勝於「情」，獨此篇則情感特深。蓋朋友死生離別之際，語語出於真情至性，有不期然而然者。讀之可以增進朋友間誠摯之情感。

### 【註釋】

①生而郡 謂同在於一郡之中也。此「郡」字係指舊安慶府。②客遊同方 謂同作客於一地也。③踰 過也。越也。④汎交 謂泛泛之交，非深交也。⑤淮上 淮謂淮水也。淮上係指今江蘇淮安縣。⑥邗江 邗，音寒。邗江，卽邗溝。春秋時吳於邗江築城，穿溝。今江南運河自江都西

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卽古邗溝水。本文中所謂邗紅是指今江都縣。⑤金陵 南京舊稱金陵。

⑥南山集 苞少與其同邑人戴名世友善。名世著南山集，多採錄方孝標所記隋初事，中有指斥歸人語，後被八告發，因與文字獄，牽連之人甚多。南山集板片會寄存於隨家，故隨亦被累。事發時，孝標已先死，名世被殺，苞入獄，後得釋出。⑦繫繫刑部 謂入獄也。⑧考 壽也。⑨陰爲野土 猶言化爲塵土也。「土」字與下「古」字韻。⑩閉兩心……閉，猶隔絕也。此謂隔絕兩心之所期也。⑪糾纏 史記賈誼傳：「夫禍之與福分，何異糾纏。」注：如繩索糾纏相附會也。⑫甘寢 猶言安臥也。「悲」字與上「歸」字韻。

【練習題】

- (一) 指出本篇中所寫作者與宣左人之交誼，分若干段落。
- (二) 除末段外，其他皆改爲白話。

二九 文理 (節錄)

章學誠

夫立言之要，在於①存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②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目  
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  
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  
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似，是③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④屈子自沈汨羅  
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⑤楚怨也，不亦⑥僨乎！

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  
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

因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  
接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 ☆ ☆ ☆ ☆ ☆ ☆ ☆

◎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  
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  
◎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  
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  
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  
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  
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  
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



六十四歲。

【釋義】

此係節錄文史通義中之一篇。章氏撰文史通義，於史學、文學之原理多所闡明，而時有卓見，久爲今人所稱道，無容多言。今節錄此篇，以概其餘。此篇所言文理，雖在今日言之，亦不過如此。而章氏在當日能言之，極爲難得。

【註釋】

- ①有物 卽內容充實，不說空話之意。 ②中之所見 謂本人胸中之見解也。 ③炳炳烺烺 華美之意。 ④杞梁之妻…… 專見孟子。「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又列女傳：「杞殖，齊人，攻莒，戰死，其妻就夫屍而哭，十日，城爲之崩。」杞殖，卽杞梁。今俗謂杞梁妻卽民間傳說中之孟姜女。但無據。 ⑤屈子自沈…… 屈子，卽屈原。戰國楚丈夫，遭讒被譏，自沈汨羅而死。汨，音密。 ⑥楚怨 指屈原所作離騷、九歌等篇。 ⑦儻 同顛。顛倒也。 ⑧貉 獸名。皮可爲裘。 ⑨摟 抱也。 ⑩陸機文賦…… 陸機，晉人，機著有文賦，性質略如今日之文學論文。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

可參考本教科書第三冊詮賦及詩品序二篇。

①摘記爲書 謂摘錄古人之書。

②標識爲類 謂將古書中語分類纂輯。

③昏 同婚。

④可授受者規矩方圓…… 規矩爲匠人之具，方圓爲製物之形。此借指作文之方法。心營意造，謂獨出心裁之創作也。

⑤仁者見仁…… 此爲成語。意謂各人所見之不能相同也。

⑥放也，發也。

⑦擗揚 壓之使低爲擗，提之使高爲揚。

⑧澗 清也。

⑨省識 省，察也。識，音志，記也。省識，有時時省察，以免遺忘之意。

⑩範我之心手 卽以我之思想，手腕爲模範之意。此「範」字作動詞用。

⑪余之所命 猶云余之意。

### 【習題】

- (一) 將本篇中字句可刪節者，儘量刪節之，使之簡單化，但仍須不失原有大意。
- (二) 將大意譯成白話。

三〇 古文辭類纂序

疏 鼎

陳少聞古文法於白鶴父、薑先生，及同鄉劉小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游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實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後焉。

於是以前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

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箸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  
目老，漢以降，道有是，非，文有玉，璽，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陸，陸，蓋，遠，之，等  
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  
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  
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  
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  
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  
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  
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

子固獨優已。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尙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入，

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闕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論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坊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卽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

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魏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

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代說襄王，宋玉對王闕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古文辭類纂

【作者】

姚鼐，字姬傳，號惜抱，桐城人。受學於劉大猷，以能文名於時。初，桐城人方苞以能文著稱，大猷及

類亦皆桐城人。隱城周永年曰：「天下文章盡在桐城。」於是遂有桐城派之名。諸會爲山東、湖南、謝考官，後又主講梅花、鍾山、紫陽、敬敷等書院，門人甚多，故桐城文傳播亦甚廣。類生於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卒於嘉慶二十年（公元一八一五）八十五歲。

## 【題義】

中國文體，素稱繁夥。文心雕龍雖略爲區分，殊不精密。昭明文選之分類，尤爲荒謬。自姚鼐選古文辭類纂一書，分文體爲十三類，乃始精密。而於各體復窮源竟委，詳爲闡明，撰一序文冠於卷端，學者得此，對於中國文體之演變，可以知其大概。今選錄於此，以便誦讀。總之，此文可作「文體說明」看，而所選之各篇，則可作「舉例」看。故讀者讀此文時，如能覺得原書以作參考，則更佳。此篇中，有必須加註者，均於註釋中詳註之。亦有註不勝註者，則原選各篇卽註釋也。讀者仍須向原書中求之。

## 【註釋】

○薑塢先生 薑塢名範，字南青，薑塢爲其別號也。清乾隆中進士。鎰卽範弟淑之子。○劉才甫

才甫名大樹，號海峯，桐城人。在清乾隆時亦以能文著稱。○老莊 老聃，莊周也。其書老聃之

書今稱爲老子，莊周之書稱爲莊子，皆爲道家言。○賈生 賈誼也。漢文帝時人。○退之 唐

韓愈也。○子厚 唐柳宗元也。○韓非 戰國時韓之諸公子名非，所著書曰韓非子，爲法家

言。○明允 宋蘇洵也。○蘇張 蘇秦，張儀也。戰國時以合縱、連橫之說遊說於各國，其事跡

見戰國策。○子瞻 宋蘇軾也。○年爲之也 謂柳宗元早卒，故其文不能深造也。子厚卒時

年四十七，故云。○荀子 荀況所著書也。其學說在戰國時與孟子爲儒家之兩大派。○太史

公…… 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歐陽永叔，歐陽修也。此謂選司馬遷史記及歐陽修新唐書、新五代

史之文。○向歆 向，劉向也。歆，向子劉歆也。向於西漢末掌校國家藏書，其所校書皆有序。○

子政 劉向字也。○子固 宋曾鞏也。鞏亦與校國家藏書，其職掌與劉向相同，其所作書序亦

多似劉向。○尙書 卽今之書經。尙，同上。尙書，猶云上古之書也。○春秋內外傳 謂左傳與

國語也。左氏旣作春秋傳，又輯其餘事爲國語，後因稱國語爲「外傳」。○肅 肅 謂宋之蘇軾，

蘇轍兄弟也。◎君爽篇 在書經中。◎君子贈人以言 語見孔子家語。◎顏淵子路之相

達，專見孔子家語。◎梁王簡諸侯……專見戰國策。◎坊者種樹 韓愈有坊者王

承福傳。柳宗元有種樹郭橐駝傳。◎昌黎毛穎傳 韓愈有毛穎傳。毛穎，謂筆也。此爲後世遊藝

文之類。◎茅順甫……茅順甫，茅坤也。坤字順甫，號鹿門。明代人。嘗選韓、柳、歐、三蘇、王、曾文稱

爲「唐宋八家」。◎柳子厚記事小文……柳宗元記事小文，指宗元在永州、柳州時所作游

山水小記。柳氏此類文，有時亦稱爲「序」。如序棋、序飲是也。◎張子 宋張載也。◎屈子

屈原也。◎漁父 爲楚辭中之一篇。舊傳爲屈原作，今人或謂非屈原作。◎楚人以弋說襄王

見戰國策。◎宋玉對王問遺行 宋玉對楚王問之文，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五。◎漢世校書

……漢劉向校書，分書籍爲七類，曰「七略」。詩賦略其一也。今云「辭賦略」係本此。然「辭賦

略」三字終有語病。◎漢略 係指漢書藝文志也。漢書藝文志分類法，係本於劉向「七略」

然已無「略」字。今云「漢略」似亦有語病。◎介甫 宋王安石也。◎揚子雲柳子厚……

揚子雲，漢揚雄也。雄嘗作法言，摹仿論語。柳子厚，唐柳宗元也。其遊山水小記，多有摹仿山海經、

水經注之處。

【習題】

- (一) 將所引篇名排列在門類名稱之下，作一表格式。
- (二) 指出本篇中略有語病之處。

三 一 五箴 並序

曾國藩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五

箴

天地定位，①二五胚胎，②鼎焉作配，實曰三才。自儆恪齋明，③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④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①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②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①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②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弛，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作者】

曾國藩，字滌生，清湖南湘鄉人。以滅太平天國，有功於清室，而論文獨推姚姬傳。故桐城文在清末，賴以復振。國藩生於嘉慶十六年（公元一八一—），卒於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六十二歲。

【題義】

此篇作於道光廿四年甲辰之春，時曾氏方在京充文淵閣校理，作此以自箴。（見序）並以箴諸弟也。（見道光廿四年三月十二日致六弟九弟家書）立志箴有「人皆可以爲堯舜」，「有爲者亦若是」之意，居敬箴則以不弛事不慢人自勉，主靜箴則髣髴釋道一家所謂「降龍伏虎」之

意蓋攝思慮以馭萬事，非持之以鎮靜不可也。謹言箴蓋以「古之慎言人」自勉，防尤悔之叢集也。有恆箴爲會氏自道入學以來二十八年之中，層累進益不敢稍懈之意。五箴並多警惕之語。蓋箴體之義，本所以攻疾防患，喻同鍼石也。箴鍼古同字。

【註釋】

○在萬 歲月流貌。

○泊 及也。

○今茲 今年也。

○碌碌 凡庸貌。

○下流 論語子

張：「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邢昺疏：「下流者，謂爲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人之爲惡處下，衆惡所歸，是以君子常爲善不爲惡，惡居下流故也。」

○疾疾益智 孟子盡心上：「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孽子，卽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猶病也，本作疹。（見詩小雅小弁箋及釋文。）

○逸豫 安樂也。而深慮力學，故能成德而至於達也。今人謂逆境能磨練人之才智，亦卽此義。

○煌煌 光明盛大貌。

○荷道以躬與之以言 荷，任；與，行也。謂以身任大道，而能行之以言也。

○永矢勿諼 詩衛風考槃：「永矢勿諼。」鄭箋：「矢，誓；諼，忘也。」

○二五胚胎 二，謂陰

陽二氣，五，謂金木水火土五行。婦孕一月曰胚，三月曰胎，此統言二氣五行之所孕育也。⑤鼎焉作配二句。鼎，三足一體，鼎焉，狀天地人三者之並峙。三才，天、地、人也。⑥儼格齋明。儼，格均訓爲敬。齋明，戒潔也。⑦以凝女命。凝，成也，女同汝。⑧慢人者反爾。謂慢人者人亦慢之。反同返。⑨日觀雞鳴。應劭漢官儀：「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⑩伊語助，無義。⑪解人誘者。解人謂真知灼見者；誘者謂強不知以爲知者。⑫尤悔。論語爲政：「言寡尤，行寡悔。」尤，過也。⑬饋之再食二句。謂一日數餐，從未愆期，是飲食有恆也。然則進德修業，可無恆心乎？⑭黍斗。一千二百黍爲侖，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見前漢書律歷志。⑮天君司命。荀子天論：「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謂司吾人之命者，唯此有恆之心耳。⑯敢告馬走。自警之語。馬走，自稱之謙辭。走，猶僕也。

【習題】

- (一)「蓄德須用敬，治學則在有恆，」試闡發其義！
- (二)試作一短文闡明「主靜」之義。

### 三三一 天演論導言七

嚴復譯

天演之說，若更以墾荒之事喻之，其理將愈明而易見。今設○英倫有數千百民，以本國人滿謀生之艱，發願前往新地開墾，滿載一舟到○澳洲南島達斯馬尼亞所，棄船登陸，耳目所觸，水土動植種種族類，寒燥燥溼，皆與英國大異，莫有同者。此數十百民者，筭踏蓋縷，闢草萊，烈山澤，驅其猛獸，蟲蛇，不使與人爭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爲之播英之禾，藝漢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馬，使之遊且字於其中，於是百里之內與百里之外，不獨民種迥殊，動植之倫，亦以大異。凡此，皆人之所爲，而非天之所設也。

顧人專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競又日若也。以一弱之人事，闖然出於數千萬年天行之中，以與之相抗，小勝而僅存，或大勝而日闢，抑或負焉以泯。

而無遺則一以此數十百民之人事何如爲斷

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爲期，養生送死之事備，而有以安其身，推選賞罰之約明，而有以平其氣，則不數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國，而土著之種產民物，凡可以馴而服者，皆可漸化相安，轉爲吾用。

設此數十百民情，㊦窳鹵莽，愚闇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轉而糜精力於㊦相伐，則客主之勢既殊，彼舊種者得因以爲利，滅亡之禍，且暮間耳。即所與偕來之禾稼，㊦果蔬，牛羊，或以無所託庇而消亡，或入焉而與舊者俱化，不數十年將徒見山高而水深，而墾荒之事廢矣。此即謂不知自致於最宜，用不爲天之所擇，可也。

【作者】

嚴復，字又陵，清福安侯官人。英國留學生。歸國後，翻譯天演論、原富……等書多種。生於清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卒於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六十九歲。

### 【題義】

此為嚴復所譯天演論（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中之一篇。嚴氏譯書，以「信、達、雅」三字為標準。「信」與「達」可無礙，「雅」則頗為今人所反對。然時代不同，環境亦異。嚴氏生在當日，實有不得不如此者。今選錄此篇，以見初期譯文之情形。今日雖不必復學，然在文學史上，亦自有存在之價值也。

### 【註釋】

- ① 英倫 謂英國之倫敦（London）也。 ② 澳洲南島…… 原註云：「澳大利亞南，有小島。」今按達斯馬尼亞，為該小島之名也。所許也，處也。 ③ 蕁路，藍縷 蕁路，柴車也。藍縷，蔽衣也。「蕁路藍縷以啓山林。」見左傳。謂駕柴車，服蔽衣，以開闢土地。謂其簡陋艱苦也。 ④ 藍 音愈。清也。 ⑤ 相伐 謂其人自相殺伐也。 ⑥ 果蕪 蕪，音裸。木實為果，草實為蕪。

【習題】

- (一) 根據本篇譯成白話。
- (二) 各以己意評論嚴氏譯文之優劣。

### 三三三 肉券

林紆譯

歇洛克者，猶太碩腹賈也。恆用母金取子以居積，得橐金無數。然如期要素，未嘗假借。人多恨之。仇家曰安東尼。羅馬人，與歇同客於微臬司。其人慷慨好友，有通緩急者，必釋子金勿問。歇洛克以爲相形以敗其業，憎之次骨。

安東尼居微臬司，人無不尊爲長者。而巴散奴者尤爲暱之。巴散奴走懇安東尼，家不中貲，竟以揮霍罄其蓄，與安東尼通有無者數矣。一日，巴散奴走懇安東尼，言：「城中巨家有弱息一，國色也，其父新喪，產悉賜其女。女嫁，則挾產與俱。其父生時，余時造其門，女暱我，將訂婚嫁，顧吾家式微矣，更伸前約者，必得三千鎊，或足具禮。君其能爲吾將伯耶？」安東尼曰：「海賈未歸，倉卒無所得貲，君必需此者，吾當貸之，彼猶太人，卽以吾海船質之一。」

於是同造歇洛克許，告貸三千圓，子金多寡勿論，海賈歸，卽并子母以償。歇洛克自念：「彼羅馬人視吾，猶太遺黎直狗耳！今幸見貸，非重，奢之不足洩吾憤！」方夷猶間，安東尼覺狀，卽曰：「歇洛克爾吝假吾金耶？」歇洛克曰：「先生嚮在廣衆中睡吾衣，蹴吾身，以爲此猶太狗耳！吾狗安從出此三千圓者？」安東尼怒曰：「爾今勿視爲朋友，告貸，視以贖假仇可耳。設屆期而不能償者，訟索由爾，我不更較。」歇洛克曰：「先生怒乎！吾寧憶前隙者，吾不第貸金，且不計息。」安東尼素儁俠慷慨，信之。歇洛克復笑曰：「吾必假金，雖然，必同赴律師定約，果如期而金不完者，爲約爽，請剋先生肉一磅爲償。此戲約也，先生其哂笑而從我耶？」安東尼曰：「此事易耳！吾當如約。」巴散奴駭曰：「此何如事！君乃諾之！」安東尼曰：「約中日月，視我歸舶爲後，吾舶一歸，舉所有，將數十倍於此，吾肉豈遽剗者！」遂弗聽巴散奴，竟署約。

巴散奴所圖聘妻曰鮑梯霞，貝而孟德人也，有豔名。巴散奴既得圖，乃盛飾其車馬，從健奴曰格來替，氣概甚盛，過鮑梯霞，鮑梯霞果悅而允婚。巴散奴從容語鮑曰：「余門望雖高，願所業乃不如中人。」鮑梯霞曰：「以君才調，即得甚美於吾，甚高於吾者，事君猶恐不獲當，願乃以蒲柳之質相耦，又遭閔凶未嘗學問，事君已愧，君反自引以爲病耶！且吾未事君，連阡之田，累萬之金，吾主之；今既委身君子，則君爲府主矣，請以吾戒指一奉餉，如餉君以權，以主此產者。」巴散奴感激至於無地，乃卽戒指誓曰：「吾永不背此！」鮑有侍兒聶里莎，見主婦篤事主翁，亦欲與來，奴格來替訂婚約，格以情白主人，巴、鮑皆許之。

巴等方合昏間，突有急足持書至，巴散奴讀之，色變。鮑梯霞以爲喪書也，叩之。巴散奴疾首言曰：「實告君，吾家罄矣，前之略能具禮者，實貸於安東尼。安東尼又轉貸歇洛克，畧約以爽期不償金，當剽安氏之肉。」言已，又讀其書曰：

「吾親愛之巴散奴，吾海船受颶沒矣，猶太人責諾之期至矣。若照約行事，吾去死至遲，必欲得君於吾臨命之前視我。若君不能至者，即可勿至。」鮑梯霞聞言大悲，曰：「安東尼爲我夫婦故至此，吾請以二十倍償責，語猶太人不能動吾安君一髮也。君趣行救長者。」於是巴散奴遂挾其僕至微臬司。既至，安東尼以償金過期而下獄。巴散奴急出金償歇洛克。歇洛克弗受，必欲得肉，且立期促微臬司公爵定讞。巴散奴術窮，擬坐候鞠期，與安東尼同命。

先是，巴散奴別其新婦，婦囑「定讞後與安君同來。」既而鮑梯霞念「猶太人凶狡，安君必無全理，吾前約萬事悉承，巴散奴號令，無敢專決，今事急，不當復恤。」因治任趣微臬司。鮑梯霞有戚，晚曰：「貝拉略精於刑律者也。」鮑梯霞以書請託名以往，且假其衣飾一行。覆書報可，鮑梯霞遂變服爲律師，並飾其侍兒爲書記狀，馳至微臬司。時公爵方臨鞠此獄，鮑梯霞出，貝氏上公爵書，書云：「吾

夙計自來，爲安君平。反獄事，願病不能至。今請以忘年友，貝而莎臨鞠，爲安氏辨曲直。公爵允之。堂上，下見律師貌美，感奇駭。

時二造皆上，鮑梯霞四矚，見猶太人意氣絕。張其夫巴散奴侍安東尼之側，慘然不能爲容。時巴散奴固不知被告律師之爲其婦也。鮑梯霞誣歐洛克曰：「以律意申之，安東尼負責，當如約；顧爲人須尙慈愛，君不過欲得錢耳，即可索彼子金，計亦良得，何？」詎爭此塊肉爲？「反覆伸理，至數百次；歐洛克屹然不爲動，堅請如約。鮑梯霞曰：「君以爲安東尼終不能出此金，故甘其肉乎？」語未竟，巴散奴捧三千圓土，曰：「金固在，卽多索子金至數倍者，亦不敢較。乞律師於法外行恕，拯我良友。」鮑梯霞怒曰：「國家定律，安可想者！」歐洛克樂而呼曰：「但尼而來。」平亭吾讞矣！但尼而者，猶太良有司也。一律師妙年鞠獄，乃老練至此。一鮑梯霞趣取約讀竟，曰：「約甚明審，據律，安東尼當。」剋卻心頭。

肉矣。然以吾決之，得金爲優，曷碎此約！歇洛克堅勿承，且出利刃，卽其轉上磨拭之。鮑梯霞曰：「安東尼，爾到此尙何言？」安東尼語巴散奴曰：「我死，不置念，請以手授我執之爲別。君歸，勿以我故，鞅鞅不自聊。唯告夫人道：『老友愛君夫婦，』僅此耳。」巴散奴悲哽言曰：「我之重視吾妻，甚於吾命，今見君慘狀，似吾命及吾愛妻均瞠乎後矣。苟能出君於死者，吾命亦非所惜。」鮑梯霞忍痛語巴散奴曰：「設君妻在是者，能允汝所言耶？」格來替見主人如是，亦以語慰安東尼曰：「吾有妻，亦甚愛之，然與君較，覺君之生命尤重於吾妻。」聶里莎待側作書記，亦詰其夫曰：「此言若亦背妻而言耳，果爲所聞，詎能恕爾！」

猶太人久候不得當，促曰：「律師當趣下斷語。吾責須還久矣。胡久絮絮作兒女子語！」堂上下咸爲安東尼哀懼。鮑梯霞曰：「爾曾具天平稱肉來乎？爾曾以醫生補創者來乎？吾意磅肉一出，此人殊矣！」歇洛克曰：「律師言，約中無

之。鮑梯霞曰：「約固無之；然得醫，彼人可毋死。」歇洛克曰：「約中所無，吾何所恤！」鮑梯霞曰：「安東尼身上磅肉歸汝，國家法律許汝堂上，下亦不復駁詰汝！」歇洛克復呼曰：「但尼而來平亭吾獄矣。」語已，出刀語安東尼曰：「君歸矣！」鮑梯霞曰：「止！吾尚有言。條約之上，言得肉而止，未言流血，流血爲國律所忌，爾剗肉能不流血，於律始合；不爾，籍爾家矣！」堂上，下譁然稱律師公明，聲哄如沸。格來替拊歇洛克之背曰：「猶太人！但尼而來平亭汝獄矣！」歇洛克語塞，顫聲言曰：「吾願受圜。」巴散奴大悅，奉銀圜與之。鮑梯霞曰：「止！歇洛克，在律不能受金。律忌流血，固矣；約中又畧得肉一磅而止，是歇洛克刀下重逾一磅之外，在律亦不自道。」歇洛克噤然無言。微臬司公爵乃謂曰：「汝獄負矣，爾產不當復歸爾，其以半與安東尼，半入太藏，獄卽是決。」安東尼曰：「吾無須此，彼猶太人有女嫁基督教人，歇洛克怒，不予以竊具，吾今請舍此產俟歇死時。」

授其女，可也。」歐洛疏不得已俯而署牘。

吟邊燕語

### 【作者】

林紆，字琴南，號畏廬，清福建侯官人。舉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與魏易等人合譯西洋小說二百餘種。生於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卒於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七十三歲。

### 【題義】

此爲林紆所譯莎氏樂府本事（Iamb: Tales from Shakespeare）中之一篇。林氏譯本，題名曰吟邊燕語。林氏譯西洋小說，自謂用史漢之筆，實亦過甚其言。大抵林氏之文學，唐人傳奇，確能青出於藍。其翻譯之法，雖爲今人所不滿，然在當時，一手介紹西洋小說至數百種之多，實非易事。在文學史上，自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也。若謂今人再欲追隨其後，則萬無此理矣。

### 【註釋】

①猶太 猶太 (Judea) 古國名。其地在亞洲西部。首都名耶路撒冷。 (Jerusalem) 國亡於公元前六七世紀。人民散居四方。無所繫屬。而自成社會。至今猶如故。②碩腹賈 碩。大也。碩腹。大腹也。賈。商人也。碩腹賈。通作大腹賈。爲對於商人之一種譏諷稱謂。大腹。指其體胖而言。③用母金取子…… 以錢借與人而取利息。本錢稱爲母金。利息稱爲子金。居積。謂以此積貲也。④羅馬 羅馬 (Rome) 古羅馬國之都城。今意大利國智。⑤微臬司 微臬司 (Venice) 在今意大利國境內。⑥暱 親近也。⑦弱息 猶云嬌女。⑧式微 謂衰落也。⑨園 同圓。今俗通作元。今幣以元計算。⑩將伯 將。爲請求之意。伯。對於長者之稱謂也。毛詩。小雅正月篇云。「將伯助予。」後人沿用此語。凡有專求助於人。通稱爲「將伯」。⑪猶太遺黎 遺黎。猶言遺民。因猶太人爲亡國之民。故稱遺黎。⑫窘之 逼迫之。壓迫之也。⑬前除 猶云前嫌。⑭僑 同倭。⑮劃 分割也。⑯署約 謂於條約上署名也。⑰所業 謂所有之產業。⑱中人 謂中等人家也。⑲蒲柳之質 蒲柳。木名。在衆木中零落最早。蒲柳之質。爲女子借蒲柳以自比。謂其容色之早衰也。⑳閔凶 閔。憂也。凶。不吉也。此處指喪父而言。㉑委身君子…… 委託也。

君子爲婦人對於其夫之稱謂。府，謂府庫也。主，主人也。此謂身既嫁君，則財產亦爲君所有也。合昏，古婚禮也。以一瓢酒分爲兩瓢，夫婦各飲其一，謂之合昏。治任，請整理行裝也。越，同趨，謂整理行裝，往微臬司也。威曉，猶云威里。即親戚也。因所居同里，故云威里。平反，謂明察冤獄也。輕重酌中謂之「平」。盡翻舊案謂之「反」。張，得意貌。諛，諛諛，爭論不休貌。甘其肉，甘謂甘心如此也。甘其肉，謂甘心割其肉也。平亭，即平反之意。平反，參看前註。但尼而者，按此句是作者臨時插入，解釋歇洛克所云但尼而有司，指承審官吏也。律師妙年……引號內仍爲歇洛克之言。剝却心頭肉，成語也。原爲唐人詩句。按今此處未言須剝心頭肉，此係借用耳。鞅鞅，同快快。失意貌。殊，謂死也。遁，逃避之意。嗒，失意貌。大藏，指藏貨財之所。猶去府庫。歛具，妝奩也。嫁女者贈送其女之物。

- (一) 如已讀過原文者，試取原文與此對照，指出林氏譯文間與原文不相符合之處。
- (二) 將此故事改編爲一話劇。

### 三四 鑑湖女俠墓表

徐自華

君諱瑾，字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闕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抗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白、朱家，郭解爲人。丰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忤，居常輒逃於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舞，氣復壯甚。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一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

君泊甲辰夏，乃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名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君一得臨蒞爲榮，而君亦瑰奇磊落，往會則樞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聞者，未嘗不泣。

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游者，莫不歎服。

居東二歲，而⑤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憐之，挈往上海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聵，而閨閣荏弱，匡助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援助，栖栖不以爲苦。因烏虜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嘔，越後乃往來吳越間。

至丁未五月，⑥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乎！慘已！

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禮法；然其本衷殊甚

端謹，在稠人廣座，議論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烏虜！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

後七閩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寃，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得與岳王墳同不朽云。謹表。

### 【作者】

徐自華，字寄塵，號儼慧，今浙江崇德人。

### 【題義】

作者與鑑湖女俠交誼極深，故此文寫女俠事獨確。讀之，可以知革命黨中有此女子。惟此文作於前清，其中語氣有在當時不得不如此者。讀者當分別觀之。

【註釋】

①鑑湖女俠 鑑湖，又名鏡湖，在今浙江紹興縣南。秋瑾爲清山陰縣人。山陰縣於民國後合併會稽縣，改爲紹興縣。秋瑾生長於鑑湖旁，故自號鑑湖女俠。

②朱家郭解 朱家、郭解二人，皆漢初俠士。見史記游俠傳。

③庚子變亂 謂清光緒二十六年拳禍，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役也。

④泊 同及。 ⑤取締事起 謂日本取締中國留學生事。 ⑥烏虜 同嗚呼。 ⑦皖中事起

時徐錫麟謀舉事於皖中，刺殺皖撫恩銘。 ⑧石門 清浙江縣名。卽今崇德。 ⑨西泠橋

在杭州西湖邊。 ⑩莫須有 秦檜誣岳飛以罪而殺之。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

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事見宋史。憲，莫須有。

猶云「或有之」，此借用飛事，謂秋實於徐錫麟無與。因此文作於清時，故諱言之也。

【習題】

- (一)問此文作於前清故語多有忌諱處，今試指出其忌諱之語。
- (二)根據此文，另作一簡單之鑑湖女俠小傳。

三五 趙伯先事略

章士釗

○壬寅冬，愚年二十一，挈弟勤士游學金陵。時○山陰俞明震以儒吏長江  
南陸師學堂，號得士，遇英年能文者厚。愚一小時草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論數  
千言，辭趣敏妙，爲俞君激賞。既至校，知有趙聲伯先其人，文章風義冠絕於堂，則  
大喜，引而親之，相許備至。愚性和易，而伯先豪縱，情反而愛至，有莫之爲而爲者，  
此爲愚交伯先之始。

伯先，○丹徒大港人，而魁梧多力，○相貌不類蘇產，又激於意氣，跣弛不羈，  
被酒大言無所避就，尤與尋常蘇人異。撰伯先年十九爲秀才，文名噪甚，願抑塞  
不安於鄉，浪遊○江、淮間，復無所遇，嘗僦居南京僧寺，寺近陸師學堂，伯先偶代  
某生執筆，爲俞君研詰得實，則亟延致伯先，特要入校。此伯先治兵學之所由也。

愚在校未久，辭赴上海主蘇報，言革命。伯先循資完業，曾一渡日本考詢軍政，歸入兩江師範學堂爲學員，非其好也。時排滿之論起于江湖，愚喜昌言，而伯先則謀濟事，嘗祕草「七字唱本」激勸士卒，號保國歌，文詞肫至，讀者莫不感泣。愚爲印布數十萬分。湖北曹工丞且爲麻鞋負橐走數千里散之。一時長江上下游之兵若匪，人手一紙，習其詞若流，而不審爲伯先手筆也。

癸卯秋，愚潛返寧爲會於北極閣，假借俄事，極論革命，南京學生咸集爲內地公開演說之嚆矢，聲勢甚盛。願伯先少之，以爲徒招吏忌，無裨于實。是夕果爲寧紳繆荃孫舉發，牒地方吏捕愚。愚既宵遁，伯先亦坐是不安於校，則走長沙。同人羈爲實業學堂監督，尤非其好也。又起而北行，入觀一禁城，「潛焉出涕，更出」榆關，放歌無侶。適保定有秋操事，伯先投某鎮充隊官，冀有所圖，亦無大驗。久之返寧，任江寧督練公所參謀官，旋教練江陰新軍。

時道員郭人漳好與革命黨往還，黨人亦欲倚以集事，伯先則隨人漳入營，年餘而志不逞。適本省擬行徵兵制，伯先趨歸成之，以功管帶三十二標第二營，旋升標統，恆爲兵士陰述種族大義。滿人端方再爲江督，恭伯先甚。伯先部兵習聞湘鄉曾氏扶清滅太平不道狀，因火後湖神廟，燬曾遺像，一軍盡譴，訐者指伯先爲亂。端方將假是興大獄，統制徐紹楨隱右伯先，得以身免。往就粵督張人駿廣州，任督練公所提調，旋統帶新軍第二標。

時郭人漳爲防軍統領，勢張甚。廉州士人劉恩裕以抗稅起兵，志上有從之者，人駿檄伯先率步兵一營，砲兵一隊勦之，伯先以其機可用，大喜，則密遣人與恩裕計事，而約人漳爲應。人漳告密，說變傳于外，伯先審事壞，而恩裕亦下材，不足言大計，乃馳告同志，使散去，並于陣中單騎往諷恩裕他竄，恩裕卒不之省，遮伯先擊之，伯先不得已，揮兵進，廉事一戰而定。伯先設宴廉之南郊海角亭，與

將士痛飲，席間賦詩，有「八百健兒齊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之句，顧伯先隱痛益深，而人漳媚嫉益甚，日訐伯先于人駿所。適端方亦有電來，稱趙聲才大而志不測，不可用人駿惑焉。伯先不自安，棄職歸，而終不能忘情于粵也。

復走香港，爲倪映典密籌攻粵策。事敗，映典殉，伯先仍往。順德謀再起，卒以會黨志異，省中又名捕急，因返港躬耕，以寄其意。時從者數十人，易散難集，又貧無所得食，留戍至艱，略師。漢趙充國遺意，相約租田而耕。伯先朝執鋤，夕執筆，自食其力，並以食同人，若曠然有遺世獨立之思也。

揚州熊成基者，伯先江南所部卒也。清西后母子死，成基驟起兵安慶，事敗，走海外，復謀刺載濤于哈爾濱，事洩，死之。伯先固不以國士期成基，至是乃太息曰：「昔在南京，俊士如雲，若成基者，殊碌碌。今所成已如是，吾輩何面目見天下士！」聞者泣下。

番禺汪兆銘刺載邊京師，未中，下獄。伯先益憤勵，起往南洋羣島，稍備軍實，還香港，設同胞會。

伯先被推爲總部部長。議以廣東爲發難地，分東西兩軍，取道北伐。西軍經廣西入湖南，會師武漢。黃興主之。東軍貫江西，出湖口，直下江南，則伯先爲帥也。頃之，伯先所養士鄧明德密布機關，陷於粵，捕死焉。夙計不得不變，則謀以一隊劫殺水師提督李準，一隊攻取督署，一隊堵塞滿營，一隊占火藥庫、軍械局，一隊接應各路，一隊逕攻兵工廠。隊員皆同人自充之。新軍一二兩標，屆時策應。亦各部署定期，以辛亥四月一日，一舉而取廣州。黃興爲總司令，先時率同人入粵。伯先與胡漢民留守香港，至期會合。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一省之才士，樂赴國難，無所圖利者，相繼來集。臨發前一夕，置酒高會，仰天而歌，羣有死之心焉。革命黨人於斯極盛。

會粵人温生才自南洋袖彈歸擊將軍李疇斃之粵垣大索十一省之士者大抵不習廣州方言，又歸自東京，服態殊異，易爲邏者所得。三月二十八日，均奉興暫退令，紛紛旋港。伯先大驚，擬次日自行入粵規畫，夜接興電，謂事尙可爲，促軍更進，則又大喜。明日，全部以早晚輪渡分赴戰地，伯先取晚輪，以晦日晨達廣州，而事已前敗，七十二烈士俱殉，世所傳黃花岡之役者也。伯先鄉人宗建侯、石經武、華逐電、阮德山、徐勝西、封冠卿等六人均死之。

伯先痛甚，扶病赴順德，謀再舉，不就，擊槍自殺，遇阻未遂，乃奄奄經澳門歸港寓，而伯先大病矣。四月八日，腹痛，不可止，醫者謂是盲腸炎，非割不治。十七日，割之，血黑色，腸有腐者。十八日晨，口吐紫血，勢已莫救。十九日午後，神志忽爽，勉侍疾，諸君甚切至，並吟「一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淚隨聲下。同人亦各復流涕，張目曰：「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惟君等！」言訖，目閉而淚

出不已。自是不復能言。翌日下午一時，遂逝。時辛亥四月二十日也。年三十有二。初，葬于香港茄菲公廨附近山巔。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民國元年，移葬鎮江南郊竹林寺。

自伯先爲將以至死事，中更十年，愚由上海而日本，而英吉利，以學自遮，不省國事，茲篇所紀，蓋無一役身與，恥何如也！伯先死耗，愚與長沙楊守仁居沅北澧，共聞之，守仁至，狂憤自沈其身，獨愚逡巡返國，逢民國紀元，事去伯先之死已半歲，自爾以來，國人所爲，幾無一不負先烈，而愚之自暴自棄，深愧死友，尤不勝言。追念曩事，懷慚何已！謹狀。

——傳抄本——

〔作者〕

章士釗，字行嚴，號孤桐。今湖南長沙人。清末留學英國，善治名學，精法律。民國後，歷任要職，營創解

【題義】

清同光以後，以至民國之初，文之尤可觀者，分爲數派：其一，演桐城之餘緒，自曾國藩而下，如吳汝綸以及桐城諸作者是也。其二，以周秦諸子之文，譯西洋學術書，嚴復是也。其三，以唐人傳奇之文，譯西洋文學書，林紓是也。其四，以極通俗之文，暢談時務，梁任公是也。其五，從龔自珍入手，一變而爲奔放絕塵之筆，用以寫革命排滿之文，南社諸作者是也。此外派別尙多，難以盡述。而章士釗之政論亦爲其一。大抵還言有序，嚴於律令，爲其特色。今選此篇，以概其餘。至於趙伯先之言行，尤足使人景仰於無窮。

【註釋】

①壬寅 爲清光緒二十八年。 ②俞明震 字恪士，號觚庵，清浙江山陰人。官至甘肅提學使，以能詩著稱。山陰今與會稽合併爲紹興縣。 ③毋徒 縣名，屬江蘇省。 ④相貌不類蘇處 蘇處，謂江蘇人也。按江蘇省之舊蘇州、松江各府屬人，多文弱，北方諸省則不然。不類蘇處，謂不似蘇人。

也。①江淮 謂長江、淮河之間也。②蘇報 時蘇報鼓吹排滿甚力。撰文者有章炳麟、鄒容等人。後以登載革命軍，爲清廷所忌，而興大獄。報館被封，鄒容死於獄中。③返寧…… 寧，謂江寧。卽今南京。北極閣在南京玄武門內欽天山頂。今改爲氣象臺。④俄寧 謂清光緒二十九年俄兵佔遼東事。⑤寧紳繆荃孫 繆荃孫，字筱珊，江陰人。時寓南京。⑥禁城 舊皇城也。⑦榆關 卽山海關。⑧保定 舊府名。屬直隸。今河北省清苑縣等地。⑨葛 謂邕寧。縣名。屬廣西省。⑩滿人端方…… 端方，字午橋，滿洲人。時爲兩江總督。⑪基 音忌。毒害爲基。此謂欲毒害之也。⑫湘鄉曾氏 謂曾國藩。太平，謂太平天國。狀，情狀也。⑬後湖神廟…… 後湖卽玄武湖。在南京玄武門外。按湖中舊有神廟，曾國藩曾爲之修葺，後人因祀曾像於其中。自此次被焚後，廟已久廢，而湖中地今已改爲五洲公園。⑭廉州 舊府名。屬廣東。今合浦等縣地。⑮岳家 謂岳飛也。⑯順德 縣名。屬廣東。⑰凌道充國遺意 趙充國，西漢時人。宣帝時，破羌人因屯兵墾田，寓兵於農。⑱清西后母子 指清慈禧太后、光緒帝也。⑲出師未捷…… 此爲杜甫弔諸葛亮詩。⑳自遮 猶云躲避也。㉑長沙楊守仁 楊守仁，字篤生，湖南長沙人。時留學

英國，中國，積弱不振，投海而死。  
國，泥北淀，英國地名。

【習題】

(一) 將本篇中所述及之革命黨人，及其事迹，整理之，依照時代，排成一革命年表。(事實以本篇所已敘者爲限)

(二) 將本篇中所述趙伯先個人之事迹整理之，依照年代，排成一表。(事實亦只以本篇所已敘者爲限)

### 三六 流星

劉復譯

一夕，人靜矣，紐約某小屋中，乃有一老者，倚窗外眺，舉其沈默悲慘之眼，仰視蔚藍之天，見滿天星斗，色澤皎潔，自東徂西，運行無阻，有如碧波縹緲之湖中，綴以白色之水百合花。老者復俯視大地，地故僻野，荒塚纍纍，因思「彼塚中之朽骨，悉爲過去之人，當其未過去時，爲善，爲惡，各自不同，今則不問善惡，悉閉錮於此天然界之土獄中，我命殊自蹇，獨立無援。然以吾視彼，彼殊不如我，蓋吾雖無援，猶不若彼之甚也，特恐數年而後，吾亦不免步彼後塵，或且反不如彼耳。」思之慨然。

老者年事可六十。此六十年中，所言所事，不問巨細，可以罪惡二字括之。今年老矣，心身交困，靜思往事，不堪回首，嘆息而外無聲音，飲泣而外無動作。人謂

老而貧，病交迫，乃一生之大不幸；不知貧病僅肉體之痛苦耳，使有精神上之痛苦，在其不幸且萬倍。

老者當成童之際，其父曾緊握其手，以最誠至摯之聲告之曰：「兒乎！事浩如煙海，然簡言之，兩途而已。循其一以行，可抵樂土，土美，泉甘，風和，日暖，稻花香中，雜以鳥語嚶嚶，如天使之清歌。其一則爲深杳不測之幽洞，草木不生，流毒汁以爲水，藏毒蛇以噬人。茲二途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吾兒善自擇之，可耳。」

至是，老者仰天長嘆曰：「噫！少年之時光乎！再來！再來！噫！父乎！父乎！當父以兩途之說語我也，我實處於兩途之歧點，今則深墜於幽洞之極底，雖欲返至歧點而另入善途，不可得矣。嗚呼！此歧點者，入世之總門也。以吾父在天之靈，其能擊我出此不測之幽洞，而復導我至門畔耶！噫！噫！少年！噫！噫！吾父！」

時萬籟都寂，時乎不來，阿父亦渺。

老者復仰視天空，見一輪皓月，運行如矢，喟然嘆曰：「一生幾見月當頭？此運行如矢之皓月，卽余少年時代所毀滅之光陰也。」旋見一流星，光芒奪目，乃不剎那已竄入碧空深處，不可復覩，則曰：「嗟夫！此流星者，其爲余一生之寫照耶！憶年少之時，伴侶至多，彼等咸能以道德自範，以勤勞自勵。迄今同一紐約也，彼等安然處之；同一風燭殘年也，彼等怡然度之；將來同一脫離人界也，彼等歡笑赴之。我則何如？」

已而禮拜寺之洪鐘鏘然高鳴，聲聲入耳，老者曰：「此鐘聲者，殆所以喚醒余一生已死之靈魂，而促余回思往事者耶！嗚呼！往事茫茫，不堪回首！憶及兒時，父母愛我，以我爲可兒也；師長教我，以我爲可兒也；牧師爲我祝福，以我爲可兒也。嗚呼！嗚呼！可兒安在哉！嗚呼！蒼蒼者天也，我父之靈魂實處其上；今我自問，自頂至踵，幾無分寸之肌膚不有罪惡包裹之？我又何敢以罪惡之眼仰視彼蒼，以

攫吾父之怒，而貽吾父以太戚耶！

時月光黯淡，老者淚<sup>⑤</sup>簌簌沿頰下，下止於灰色之鬚端，整然若枯草中之露珠。

「時乎！時乎！少年之時乎！再來！再來！」此老者唯一之歎聲也。乃未幾而少年之時光果再來矣。蓋前文所述，都非事實，乃一夢耳。此夢中之老者，春秋正富是日，其父以兩途之說見<sup>⑥</sup>助，及夜，遂有此悲慘之惡夢。然亦幸而有此，否則少年之時光一去不來，徒呼負負，無益也。

——新青年——

### 【作者】

劉復，字半農，江蘇江陰人。留學法國。歸國後，任北京大學教授。生於清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卒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四十四歲。

【題義】

此爲時代小說之代表作也。此種體裁，非中國所固有。與唐人「傳奇」不同，與宋人「平話」不同，與初期譯作亦不同。此篇爲現代通行短篇小說中較早之譯作。原爲德國力器德（P. R. Richter）著。命意極佳。初讀之，若爲消極；讀至最後，方知爲積極。最宜於青年閱讀。故特爲選錄於此。此外譯作，如最後一課、柏林之圍等篇，久已家喻戶曉。近人創作，亦有甚佳者。讀者如有餘力，可隨意涉獵。本書中不必多選矣。

【註釋】

- 紐約 紐約（New York）爲美國東部一大都會。○樂業 各個相連綴也。○窳 用在  
此處爲不利之意。○剝削 那，昔維。剝削猶云頃刻。極短之時間也。○風燭殘年 比喻老年  
人。謂如風中之燭，容易息滅也。○款款 謂淚澁之密也。○勛 勉勵之意。適寫作勛

【習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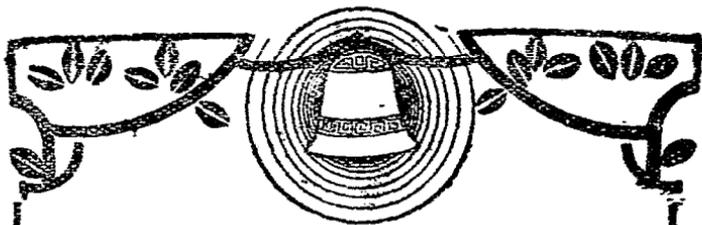
- (一) 試指出全篇構造之方法。
- (二) 試指出本文所以能感人之處。
- (三) 將全篇改寫爲白話。

編

題



404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滬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平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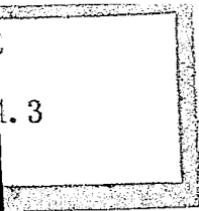
高 中 國 文

第四冊 定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選 注 者 胡 懷 琛	校 訂 者 汪 懋 中	主 編 者 葉 楚 儉
---------------	---------------	-------------	-------------	-------------	-------------

(0225)



1.00